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五十八集

遇龙鎮

董家山

英杰烈

青峯嶺

罗家窪

高家庄

借女冲喜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五十八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五十八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4 8/16　插頁：2　字数：98,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統一書号：10071·354　　定价：（7）0.41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遇龍鎮

馬連良藏本

提　要

王莽篡汉，刘秀出走，至遇龙鎮，为店家李大之妹月仙識破，結为夫妇。

第 一 場

〔李大上〕

李　大　李大生来罗里罗嗦，娶了个好吃懶做的老婆。

(念)死人店鋪活人开，

　　一个去了百个来。

　　早晨起来七件事，

　　米面油鹽醬醋柴。

在下、李大。夫妇二人，在这遇龙鎮上开設一座店房。前几天連陰天，店里一个客人沒有。今兒个天气清和，不免將招牌挂起，下几个客人也好度用。就是这个主意！

(唱)夫妻二人把店开，

　　早晨起来挂招牌。

　　將身坐在店門外，

　　專等四方君子来。

〔刘秀上〕

刘　秀　(唱)父王晏駕实可慘，

　　王莽篡夺錦江山。

　　苏献帶兵將孤赶，

　　小王逃走不得安。

　　馬武与賊去交戰，

　　邓禹求救未回还。

行走之間抬头看，

不覺来至旅店前。

且住！看天色已晚，不免在此安歇。店家請了！

李　大　这位君子敢是投宿的嗎？

刘　秀　正是。

李　大　請进上房。待我將招牌摘去。

刘　秀　因何將招牌摘去？

李　大　君子你可知道，好客不要多，一个頂十个。这就是上房，請到里面坐。嗳，老婆，上房里住了一位客人，好好照应着，我到街上买点兒菜去啊！

王　氏　（內）速去速来！

李　大　我知道。客人少坐片刻，我去去就来。

刘　秀　店东請便。

〔李大下〕

刘　秀　小王独坐店房，思想邓禹搬兵未到；馬武交战，胜負未知，好不愁悶人也！

（唱西皮慢板）

有小王坐店房神魂不定，

想起了老王爷珠泪双傾。

松棚会飲葯酒龙归海境，

賊王莽篡汉室錦綉江洪。

多亏了柴文俊救孤性命，

有小王与母后未得相逢。

邓先生为汉室机謀尽用，

馬子章留反詩定把汉兴。

到如今战苏献胜負不定，

邓先生搬救兵未見回程。

但願得灭莽賊汉室一統，

那时节君臣們同享太平。

有小王在店房心不安靜，

〔李大上〕

李　大　（唱）买来了蘿蔔王瓜韭菜葱。

老婆子，菜买来啦，拿了去做吧。

王　氏　（內）你問問客人，想吃什么飯？

李　大　这倒不錯。待我問問。請問客人，想吃什么飯？

刘　秀　隨便就好。

李　大　隨便，隨便。老婆子，客人說啦，要吃"隨便"，拿了去做吧。

王　氏　（內）是。

众鄰人　（內）嘍，李大，打更啦！

李　大　伙計們，今兒个我店里住了客人啦，沒人伺候。你們替我打一夜吧。

众鄰人　（內）也好，叫你老婆同我们歇一夜吧。

李　大　这是什么話？

众鄰人　（內）老实話。

李　大　你們先去，我隨后就到。我說客官，我有話告訴你說：只因王莽坐了天下，出下榜文，捉拿妖人刘秀，我們这週龙鎮上，家家戶戶，輪流打更。今天派在我的头上啦。你在店里，不要出去。我对你說，这是厨房，餓了有东西吃。这座房是我妹子的房，千万不可进去！記着！这座房是我老婆的房。要是悶的慌，串串門兒倒不要紧，記清啦。我打更去啦。

（下）

刘　秀　悶煞小王也！

(唱)一見店东他去了，
不由小王心內焦。
昏昏沉沉桌案倒，
何日才把愁眉消！

〔李月仙上〕

李月仙　(唱)輕移蓮步出綉房，
不由奴家自思量。

奴家、李月仙。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兄嫂長大成人。这且不言。今天上房住了一位客人。我看他年紀不大，五官端正，并非平常之人，双眉愁鎖，必有什么心事在怀。哥哥打更去啦，我不免去至上房，听他說些什么。行行去去，来此已是。待我站在窗外，偷听一回。正是：欲知他人事，且听口中言。

刘　秀　小王独坐店中，好不焦躁人也！
(唱)独坐店房泪双流，
思想馬武統貔貅。
但願莽賊早授首，
好与父王报寃仇。
若得兴汉功成就，
一統山河方罢休。

李月仙　原来是他。开門来！

刘　秀　是哪个？

李月仙　开开門就知道啦！

刘　秀　来了。

李月仙　拿住啦！

刘　秀　拿住什么？

李月仙　妖人刘秀！

刘　秀　呀！大姐，你怎說我是妖人刘秀呢？

李月仙　你口称小王長，小王短，还說不是嗎？

刘　秀　这个！小王正是刘秀，你不要高声喊叫，小王日后若能兴汉，封你一宫，豈不是好？

李月仙　既如此，謝主隆恩！

刘　秀　平身。

李月仙　啓千岁：在此上房，倘若走漏風声，那还了得！随奴到后面小房里安身。

刘　秀　如此甚好。

李月仙　随我来！

（唱）手挽手兒进綉房，

君妃对面作商量。

幼主請坐，小妃参駕！

刘　秀　平身，賜坐！

李月仙　謝过千岁！

〔王氏上〕

王　氏　（念）急急忙忙，

出了厨房；

有人若問，

我是李大的婆娘。

奴家，王氏。配夫李大。开店度日。只因这几天陰天下雨，沒有什么买卖。今兒个天晴啦，住了一位客人，进了店来，要吃什么"随便"。我知道"随便"是怎么个做法？我杀了一只鷄，剩了些湯湯水水，我想月仙妹子，是有病之人，不免送給她吃去，保养保养，豈不是好？就是这个主意。来此已是。我說妹子，开門来！

李月仙　是誰呀？

王　氏　哎呀我的妹子！你病了这么些日子，嫂子我哪一天不来給你送茶送飯？怎么今天鬧的連嫂子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啦？

李月仙　原来是嫂子。你要沒有什么事，就不用进来啦！

王　氏　快快开門，我有事，給你送东西来啦。

李月仙　什么东西？

王　氏　我說妹妹，你不知道，今天咱們店里住了一位客人，他要吃什么"随便"。妹妹也知道，嫂子我什么东西不会做呀！就是这个"随便"差一点兒。倒把我难为坏啦。沒办法啦，我杀了一只鷄，糊里糊塗做給那位客人吃了。剩下了一些湯湯水水，嫂子我想着妹妹你是有病之人，吃上一点兒，也是保养人的，你說好不好？

李月仙　多謝嫂子想着小妹。我要用兩双筷子。

王　氏　哎喲，你成了姑奶奶啦！你一个人吃飯，怎么用兩双筷子哪？說給嫂子听听。

李月仙　嫂子有所不知，小妹我如今病体痊愈，要兩双筷子，小妹好敬神送望呀！

王　氏　哎呀！不是妹妹說，嫂子眞不知道。早点兒你告訴嫂子，我叫你哥哥多买点兒供菜，敬敬神聖，才是正理。如今說也晚啦。改天咱們多敬一回，等我去取兩双筷子来。（下）

〔李月仙关門介〕

李月仙　幼主在此多住几日，等侯救兵才是。

刘　秀　邓先生到此，小生便要起行。

〔王氏上〕

王　氏　哎呀！怎么又把門关起来啦？开門！

李月仙　来了。（开門。王氏进門介）

王　氏　兩双筷子在此。

李月仙　嫂子出去吧！

王　氏　嫂子我看你送神。

李月仙　小妹送神，你看不得，出去吧。（推王氏出，关門介）

王　氏　你看这个丫头，每天見我，有說有笑，我有事，都不讓我走。今天怎么見了我变顏变色的，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她有什么心事嗎？嘜，待我来听一听，便知明白。

李月仙　幼主，請嘗这鷄湯可好嗎？

刘　秀　湯水倒好。就是缺少佐料。

王　氏　我給你送醬油来啦。开門！

李月仙　来了。（开門介）

王　氏　妹妹你跟誰說話哪？

李月仙　嫂子，你听見了嗎？

王　氏　听見啦。

李月仙　小妹与神聖說話哪。

王　氏　哎呀！我的妹妹，你也不用哄我，要是有人，你把他放出来，咱們大家一同玩耍，嫂子我瞞着你哥哥，咱們姐倆守着一个，还玩不到天上去嗎？

李月仙　嫂子别这么胡言乱語！哪兒来的什么人？

王　氏　沒有人，好，想吃独的，你与我走过来！再与我走过去！

（刘秀隐在李月仙身后，被王氏發現介）

王　氏　哎喲，我的媽呀！

（唱）一見娃娃怒气發，

不由王氏咬銀牙。

遇龙鎮上訪一訪，

李大本是好人家。

怒气不息將你打，

霎时叫你染黃沙！

李月仙　（唱）月仙慌忙来跪下，

尊声嫂嫂听根芽：

高抬貴手饒恕罢，

不可喊叫惊吓他。

他本汉朝幼主駕，

登基举家受荣华。

王　氏　我把你这个丫头！想吃独食，这就叫你吃不成！像这事情，我也不敢自己做主。我去把你哥哥叫来，再跟你們俩算賬！这可讓出了空兒来啦，你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去吧！

〔刘秀、李月仙下〕

王　氏　唉，李大啊！你妹子……哎呀！这个丑事，我怎么說的出来哪？嗳，她做的出来，我就說的出来，李大啊，你妹子房里有了人啦！（下）

第　二　場

〔李大上〕

李　大　鼓打三更半夜交，肩扛棍棒腰帶刀。

〔王氏幕內叫喊声〕

李　大　（唱）耳边又听人喊叫，

〔王氏上〕

王　氏　李大啊！快快家来，你妹子房里有了人啦。（过場，下）

李　大　（唱）想是街坊鬧吵吵。

忽然一陣臭風到，

〔王氏上〕

李　大　哎喲！

（唱）原来是我的乖乖小嬌嬌。

王　氏　我說李大呀，今兒个天暖和，我劝你不用戴这个帽子啦！

李　大　我告訴你，天暖也得戴，天寒也得戴。要是不戴，不是讓人家就不知道我是怎个人了嗎！

王　氏　不戴的好。

李　大　我偏要戴！

王　氏　你旣然想戴，李大，你的帽子哪？怎么戴着个和尙帽子？

李　大　待我来看。嘵！嘵！再一个嘵！我把你个臭东西！怎么跑到李大爷头上来啦？

王　氏　李大，你这帽子是在哪里戴来的？

李　大　你問誰呀？

王　氏　問你！

李　大　嘵！嘵！又是一个嘵！我把你这个臭蹄子！狗賤人！我不問你，你反来問我，这是在你床头上戴来的。

王　氏　当家的，說了半天，是那个帽子，这你可不用生气呀！这是水月菴課和尙的，只因四月初八日化緣回来，天气温暖，他把帽子放在咱家床上，临走他也忘啦。到今兒个也沒来取，你知道啦。

李　大　这也罢啦。我且問你，三更半夜，你不在家里，来到街上吆吆喝喝，見了我搖头擺尾，是个什么样兒？

王　氏　李大，我有話跟你說，你可別生气呀。

李　大　我不生气。

王　氏　你妹子有了丑事啦，

李　大　慢着！待我来听听。

（起三更）

李　大　我把你个婆娘的！我把你个婆娘的！才交半夜子时，你又說起丑时来啦。

王　氏　你不要“子时”“丑时”，我实对你說吧：你妹子房里有了人啦。

李　大　但不知有了几个？

王　氏　还有几个？就是一个。

李　大　一个还好，我不怕，怕的是七八十来个。哎呀，天啊！我的青天、藍天、月白天哪！（臥介）

王　氏　你看看！李大听說他妹子房里有了人，喜的他連蹦帶跳、冰冷的地就躺下啦。

李　大　（起介）我把你这个賤人！为丈夫的听了你的話，气的我谇倒在地。你就该走上前来，將为丈夫的扶起，后心捶上几捶，前心推上几掌，叫几声：“我的人！我的肉！我的心肝！我的連手！”才是道理。那才称得起“三从四德”、賢慧的媳妇。

王　氏　既然如此，咱們再重来。李大你妹子房里有了人啦！

李　大　有几个？

王　氏　就是一个。

李　大　还好，一个我不怕，怕的是七八十来个。哎呀，天啊！我的青天、藍天、月白天哪！（臥介）

王　氏　嗳！李大！当家的！我的人！我的肉！我的心肝！我的連手！

李　大　气煞我也！

（唱）听一言来怒气發，

不由李大咬鋼牙
叫声老婆前引路

〔李大、王氏进門介，望介，

李　大　（唱）一見好像認得他。
　　　　惡狠狠鋼刀来举起，
　　　　管叫一命染黃沙。

王　氏　当家的，你知道这娃娃是誰？

李　大　我知道，他是我的大兒子。

王　氏　方才你妹妹告訴我說，他是汉朝幼主妖人刘秀！

李　大　是他嗎？好啦，李大要發財啦。

王　氏　怎么要發財？

李　大　他既是刘秀，我將他献与莽主，必然封九齐王，豈不發了財嗎？

王　氏　只有三齐王，哪有九齐王啊？

李　大　莽主見我的功劳大，多封六齐。

王　氏　罢啦。你可知刘秀手下有兩員大將：一个姚期，一个馬武，聞听你把刘秀献与莽主，豈肯与你干休？把你一把——

李　大　哎喲，我的媽呀！（臥介）

王　氏　你是怎么啦？

李　大　我叫馬武抓的。

王　氏　是我說的，哪兒有馬武啊？

李　大　沒有馬武，我也好啦。

王　氏　哎呀！就是这个胆子，还敢拿刘秀哪？

李　大　話要說完，馬武一把怎么样？

王　氏　說了你害怕。

李　大　你說明白啦，我就不怕啦。

王　氏　不怕啦，他一把抓出你的龟屎来！

李　大　这个事你看可怎么办好哪？

王　氏　依我的主意，不如將咱們妹子許配幼主，你我也就發了財啦，你豈不是堂堂国舅爷了嗎？

李　大　只是一件：倘若王莽知道，又怎么好哪？

王　氏　哪能管这許多？你拿主意吧！

李　大　按你的主意，这么会兒我成了他的大舅子啦！也罢，叫他們兩人到里头玩官的去吧！我說老婆，咱們妹子做了娘娘，咱們兩口子是个什么东西？

王　氏　咱們妹子做了娘娘，你豈不是个国舅爷爷嗎？

李　大　我是国舅爷爷。你是什么做的？

王　氏　这是什么話？我就是国舅奶奶。

李　大　咱們演習演習看。

王　氏　好，好！我說那边兒来的敢是国舅爷爷嗎？

李　大　正是。那廂来的可是国舅奶奶嗎？

王　氏　不敢。国舅爷爷請前行！

李　大　不敢。国舅奶奶請前行！

王　氏　如此有僭了！(三鑼)哎呀！閃了老娘的腰啦！

李　大　閃了腰事小，不要閃掉了小国舅！看起来，李大福份不小。閑人閃开，天下無双的官大舅子来也！哈哈哈……

〔同下〕

董 家 山

（又名"闖山"）

臧嵐光藏本

提　要

唐朝，董洪为奸臣所害，全家遭斩，其女金蓮逃出，占董家山。

一日，金蓮下山，遇尉迟宝林，擒之上山，欲托終身，宝林不允。后經心腹周鼎鞭笞威胁，始从。

第一場

〔尉迟宝林上〕

尉迟宝林　（念）小小神童子，

兵法武艺高；

今年十七岁，

保定九龙朝。

俺、尉迟宝林。我父尉迟恭，唐室駕前为臣。命我回朝搬动人馬。看前面已是董家山，待俺闖山而过！（下）

第二場

〔四嘍兵引董金蓮上〕

董金蓮　（点絳脣）霸占山崗，自立豪强，操兵將，演習刀槍，灭却賊奸党！

（念）家住董家山，

吃粮不种田；

要打山前过，

留下买路錢。

我、董金蓮，我父董洪，在唐室駕前为臣，被奸臣讒害。是我逃出家来，隐居山林，招兵聚將，积草屯粮。曾拜黎山聖母为师，習学兵法武艺。臨下山时，师傅說我与唐將有姻緣之份。看今日天气清和，正好下山，来呀！

四嘍兵　有！

董金蓮　傳周鼎！

四嘍兵　周鼎进帳！

〔周鼎上〕

周　鼎　报！周鼎告进！告进！又告进！

姑娘在上，周鼎打蹶！

董金蓮　喲，老周啊！别人都是打躬，怎么你打蹶哪？

周　鼎　姑娘您想，前头一躬，后头豈不是一蹶嗎？

董金蓮　还是打躬。

周　鼎　咱們就打躬。您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嗎？

董金蓮　喲，老周啊！咱們有多少日子沒下山啦？

周　鼎　咱們有七八年沒下山啦。

董金蓮　呃！有七八天沒下山啦？

周　鼎　不錯，七八天沒下山啦。

董金蓮　看今日天气清和，正好下山。

周　鼎　如此，姑娘傳楞！

董金蓮　呃！傳令。

周　鼎　不錯，傳令。

董金蓮　吩咐嘍罗們帶馬下山！

周　鼎　嘍罗們，帶馬下山哪！

四嘍兵　啊！

〔众圓場。尉迟宝林上，会陣介〕

董金蓮　呔！那員小將，留下买路金銀，放你过山！

尉迟宝林　住了！好好放俺过山便罷；如若不然，將你山寨踏为齏粉！

周　鼎　姑娘，您过来吧！他罵苦了咱們啦！

董金蓮　他罵咱們什么啦？

周　鼎　他罵咱們一山的鷄糞。

董金蓮　这是他罵的嗎？

周　鼎　可不是他罵的，难道說还是我罵的嗎？

董金蓮　你听見啦？

周　鼎　我給姑娘帶个信。

董金蓮　那么說，这小子留不得？

周　鼎　留不得。

董金蓮　咱們揍狗日的！

周　鼎　揍狗日的。

董金蓮　瞧我的。

周　鼎　瞧您的，我躲得远远兒的。

〔起打。董金蓮原人敗下，尉迟宝林追下〕

第　三　場

〔董金蓮原人敗上〕

董金蓮　哎呀慢着！小將杀法厉害，周鼎，絆馬繩伺候！

周　鼎　是。（放絆馬繩介）

〔尉迟宝林上，追介，絆倒，被擒介〕

周　鼎　小將被擒。

董金蓮　綁回山寨！

周　鼎　綁回山寨！

四嘍兵　啊！

〔众圓場进門，董金蓮坐介〕

四嘍兵　嘍罗們討賞。

董金蓮　改日領賞。

周　鼎　呔！我把你这四塊硬煤，千軍有头，万軍有尾，不稟报我一声，你們自己个兒就討賞，拿开这兒吧！

〔四嘍兵下〕

周　鼎　姑娘在上，周鼎討賞。

董金蓮　喲，老周啊！別人不知道，难道說你还不知道嗎？

周　鼎　我知道什么？

董金蓮　你姑娘下山，每次总得些个金銀財宝。今日下山，任什么沒得。

周　鼎　您每次下山，得些个金銀財宝，今兒个下山，您說任什么沒得，您可得了个活宝哪！

董金蓮　喲！你說的是他呀？

周　鼎　我可不說的是他嗎？

董金蓮　他可算的了什么哪？

周　鼎　您可別瞧不起他，他有好大的用处。

董金蓮　他有什么用处？

周　鼎　他打挺好的五虎棍。

董金蓮　你的賞改日再补。

周　鼎　您有这么个話兒，我就有了指望啦。

董金蓮　下去！

周　鼎　您眞損，到这兒叫我下去。（下）

董金蓮　观看小將乎！

（唱）观小將亦非是寻常打扮，

　　头戴着白銀盔貌似潘安。

〔周鼎上〕

周　鼎　报！

董金蓮　喲！老周啊，你报什么事呀？

周　鼎　咱們山下發了大水啦。

董金蓮　冲来了什么金銀財宝啦？

周　鼎　倒沒有冲来什么金銀財宝，冲来了罗大罗大，比罗还大的一个大蘿卜！

董金蓮　你就該吩咐嘍罗們把它撈上来，犒賞他們。

周　鼎　我也是那么說的，我就吩咐嘍罗們拿撓鈎套鎖，將它打撈上来，刀砍斧剁，怎么也砍不动！

董金蓮　喲！那是怎么啦？

周　鼎　內中有一个比我岁数还大的，他說这是：臘月的蘿卜——

董金蓮　喲！此話怎么講？

周　鼎　有点兒冻了心兒啦！

董金蓮　唗！

周　鼎　是。（下）

董金蓮　（唱）奴本当將婚姻許在当面，

　　　　怎奈是老周鼎一旁多言。

〔周鼎上〕

周　鼎　报！

董金蓮　喲，老周啊！你又报什么？

周　鼎　咱們山——

董金蓮　你不用說啦，姑娘知道啦。

周　鼎　您知道什么？

董金蓮　咱們山上头，劈哩啪嚓，劈哩啪嚓塌了半間馬棚。你吩咐嘍罗們修，嘍罗們不修，他們說：姑娘还不修哪，我們干什么修哪？你說是不是？

周　鼎　不是。

董金蓮　不是，是什么？

周　鼎　咱們山下头，爷爷和孙子打起来啦。

董金蓮　喲！他們为什么呀？

周　鼎　他爷爷种的地，都教孙子給刨啦。

董金蓮　唗！

周　鼎　是。（下）

董金蓮　（唱）尊师命奴与他婚姻已定，

　　　　好叫我一陣陣騳馬难拴。

〔周鼎上〕

周　鼎　报！

董金蓮　你怎么这么些个报啊？

周　鼎　底根兒一排就是这么些个报。

董金蓮　那么，你又报什么事呀？

周　鼎　咱們山下头有倆买卖人打起来啦。

董金蓮　喲！他們兩人是干什么的？

周　鼎　一个是卖鷄蛋的，一个是卖豆腐的。

董金蓮　他們兩人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打起来哪？

周　鼎　他們兩人为爭行市。

董金蓮　爭什么行市？

周　鼎　这个豆腐卖六吊多錢一塊；这个蛋一个大錢买十个，还饒个小蛋。

董金蓮　喲！怎么这么貴的豆腐，那么賤的蛋哪？

周　鼎　那么賤的蛋，人家还不要哪！

董金蓮　哇！

周　鼎　是。（下）

董金蓮　（唱）將身兒来至在山寨之內，

　　　　怎奈是缺少那月老神仙。

　　不用他，他在这；用他，找不着他。周鼎！老周哇！周鼎！我的爹！

〔周鼎暗上〕

周　鼎　嗳！

董金蓮　喲！你这是怎么啦？

周　鼎　您叫我周鼎，我道兒上走着哪。

董金蓮　姑娘叫你老周哪！

周　鼎　您叫我老周啊，我剛进門。

董金蓮　我叫你——

周　鼎　嗳！

董金蓮　嗳！

周　鼎　我剛剛給您碰上。

董金蓮　什么？

周　鼎　話头兒。您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嗎？

董金蓮　你姑娘要用用你。

周　鼎　好哇！您要用我，沒有不开張的油鹽店，您等等我，等我去洗臉去。（欲下）

董金蓮　回来！

周　鼎　我还沒走哪！

董金蓮　用你說話。

周　鼎　您用我說什么話？

董金蓮　你問問那員小將，他是願意吃一刀哇，还是願意吃一招？

周　鼎　就是这兩句話，我会說。我去給您問問。喂，那一孙子！

尉迟宝林　呃！是一君子。

周　鼎　对！那一君子，我們姑娘叫我問問你，你是願意吃一刀哇，还是願意吃一招？

尉迟宝林　"招""刀"二字，俺不明白。

周　鼎　你不明白，我比你还糊涂。我去給你問来。我說姑娘，那一小將說啦，"招""刀"二字他不明白。

董金蓮　喲！怎么，"招""刀"二字他不明白嗎？

周　鼎　他不明白。

董金蓮　这一刀是把他杀啦。

周　鼎　我去告訴他去。呔！那一小將，这一刀哇，是把你杀啦。

尉迟宝林　那一招呢？

周　鼎　你这一招，又把我招住啦。我再給你問来。我說姑娘，人家問的是那一"招"。

董金蓮　那一刀是把他杀啦。

周　鼎　呃！人家問的是那一"招"，

董金蓮　他問的是那一招哇？

周　鼎　对啦，人家問的是那一"招"。

董金蓮　老周哇，你知道！

周　鼎　我不知道。

董金蓮　你明白！

周　鼎　我不明白。

董金蓮　难道說你胡子都白啦，你还不知道嗎？

周　鼎　虽然我胡子都白啦，我沒有攤着过这个事兒。

董金蓮　咳，也是把他杀啦！

周　鼎　噢！这小子前后兩死兒，是准活不了。那一小將，我給你問来啦，这一刀是把你杀啦！

尉迟宝林　我問的是那一"招"？

周　鼎　你知道！

尉迟宝林　我不知道。

周　鼎　你明白！

尉迟宝林　我不明白。

周　鼎　咳，也是把你杀啦！

尉迟宝林　你說話，有些混蛋！叫你姑娘亲自上前答話。

周　鼎　本来嘛！你也明白，她也明白，你們兩人对說对講好不好？要我当中間兒这么个混蛋干什么？我說姑娘，那一小將說啦，叫您亲自上前答話。

董金蓮　这是他說的嗎？

周　鼎　这不是他說的，还是我說的嗎？

董金蓮　周鼎，打座！

周　鼎　打座我会。姑娘，您看这兒好不好？

董金蓮　太远啦！

周　鼎　您看这兒好不好？

董金蓮　太近啦！

周　鼎　远啦，又远啦；近啦，又近啦。您瞧这个事情难办不难办！姑娘，您瞧这兒好不好？

董金蓮　这怎么个坐法？

周　鼎　这是个官座，你要坐哪一个坐哪一个。

董金蓮　咳，調过来！

周　鼎　好說，調过来就調过来。

董金蓮　叫你把椅子調过来。

周　鼎　您倒是說明白啦。您瞧这好不好？

董金蓮　哼！周鼎啊，你下去！

周　鼎　眞損，一到这兒，就叫我們走。（下）

董金蓮　那一小將家住哪里，姓甚名誰？一一說来！

尉迟宝林　你且听了！

（唱）家住在山西馬邑县，

董金蓮　啊！

尉迟宝林　（唱）置田庄上有家門。

董金蓮　啊！

尉迟宝林　（唱）我父名喚尉迟敬德，

董金蓮　啊！

〔周鼎暗上〕

尉迟宝林　（唱）母亲名唤梅秀英。

若問少爷名和姓，

尉迟宝林是我名。

若要与爷成婚配，

除非是海干龙显身！

董金蓮　啊！

周　鼎　您过来吧！您还跟他啊、啊的哪！他罵苦了咱們啦。

董金蓮　怎么，这罵話都叫你听見啦？

周　鼎　这个罵話我給您帶过来啦。

董金蓮　他罵咱們什么啦？

周　鼎　"若要小將成婚配，除非是娘舅配外甥"！哪有这么門子亲戚？

董金蓮　那么着，这小子留不得，杀狗日的！

周　鼎　杀了吧！

董金蓮　杀了吧！

（唱）三尺龙泉出了鞘，

管叫小將赴陰曹！

周　鼎　我們小姐性如烈火，这一过去，这小子准活不了！

董金蓮　老周哇！

周　鼎　姑娘啊！喲，您怎么又回来啦？

董金蓮　老周哇！你姑娘往日杀人，宝劍一举，人头落地。今兒个杀这么小东西子，宝劍一举，胳膊發酸，手腕發麻，我怎么会杀不了他哪？

周　鼎　您杀不了他，还不把我揍了嗎！姑娘，您起来，我

把他杀啦。

董金蓮　我剮了你！

周　鼎　啊，好大罪过！姑娘您想，您也不杀他，我也不杀他，豈不把这小子耽誤了嗎？

董金蓮　老周哇！你姑娘跟你要个計。

周　鼎　有。我屁股蛋兒上有个猴子。

董金蓮　咳！是“計策”之“計”。

周　鼎　您要的是計策之計，咱們大家想来。

董金蓮　大家想来。

周　鼎　有啦，有啦，有啦。

董金蓮　快着！

周　鼎　又沒啦。咱們再想。有啦，有啦，有啦。

董金蓮　什么？

周　鼎　又碰回去啦。

董金蓮　你不用想啦。你姑娘倒有啦。

周　鼎　好哇，姑娘有啦，我吃您的喜面吧。

董金蓮　什么呀！有了計啦。

周　鼎　有了什么計啦？

董金蓮　有个拉杀之計。

周　鼎　何謂“拉杀”之計？

董金蓮　我过去是假杀，你过去是眞拉。小將貪生怕死，他就答应啦！

周　鼎　这个計倒不錯。那么着，杀了吧！

董金蓮　杀了杀了吧！

（唱）三尺龙泉出了鞘，

　　管叫小將赴陰曹。

老周啊！

周　鼎　嗳！

董金蓮　你倒是拉呀！

周　鼎　姑娘啊，您倒是杀呀！

董金蓮　你不拉，我怎么杀呀？

周　鼎　您不杀，我怎么拉呀？

董金蓮　你到底兒是拉不拉吧？

周　鼎　您到底兒是杀不杀吧？

董金蓮　你这不是成心逗嗎？

周　鼎　您这不是成心嘔嗎？

董金蓮　你誤啦！

周　鼎　我打沒开戏就来啦，我怎么会誤啦？

董金蓮　你誤了拉啦。

周　鼎　我誤了拉啦。咱們再重新来！

董金蓮　再重新来。

周　鼎　杀了吧！

董金蓮　杀了吧！

周　鼎　算了，算了，算了吧！

董金蓮　太快啦。

周　鼎　快啦，太快啦；慢啦，太慢啦。姑娘您給我个尺寸。

董金蓮　你要个尺寸，我就給你个尺寸。

周　鼎　对，您給我个尺寸。

董金蓮　我过去宝劍一举，离小將的脖梗兒剩这么个二三寸，你就过去拉，小將貪生怕死，必然答应。你記住了沒有？

周　鼎　我記住啦。那么杀了吧！

董金蓮　杀了吧！

(唱)宝劍一举放光明，

管叫小將赴陰城。

老周，你倒是拉呀！

周　鼎　您倒是杀呀！

董金蓮　你不拉我怎么杀呀！

周　鼎　您不杀我怎么拉呀！

董金蓮　你到底兒是拉不拉呀？

周　鼎　您到底兒是杀不杀呀？

董金蓮　你这不是成心嘔嗎？

周　鼎　您这不是成心逗嗎？

董金蓮　我給你的尺寸哪？

周　鼎　那还远着哪！

董金蓮　不是二三寸嗎？

周　鼎　那还有二三尺哪！

董金蓮　我不是叫你托着胳膊嗎？

周　鼎　我这不是托着了嗎？

董金蓮　我叫你托我的！

周　鼎　我托你的，我够不着啊！

董金蓮　哇！

(唱)老周說話無道理，

不由姑娘气不息！

周　鼎　姑娘，您先別生气，那兒有的是座兒．你先坐坐，等我瞧瞧他，他倒是誰。哈！我当是誰哪，鬧了半天敢是你呀！姑娘，您当他是誰呀？

董金蓮　喲！他是誰呀！

周　鼎　他就是尉迟宝林嘛。

董金蓮　喲！他就是尉迟宝林呀！他是誰的兒子？

周　鼎　他是尉迟敬德的兒子。

董金蓮　敬德是他什么？
周　鼎　敬德是他的大东西。
董金蓮　喲！什么叫大东西呀？
周　鼎　前門楼子就叫大东西。
董金蓮　你倒是說真了哇！
周　鼎　是唱敬德的就是他的——
董金蓮　嘜！
周　鼎　我就知道姑娘要占我的便宜。
董金蓮　姑娘不占你的便宜。
周　鼎　姑娘不占我的便宜？
董金蓮　我不占你的便宜。
周　鼎　当真不占？
董金蓮　哼！不占你的便宜！
周　鼎　那么着，我就要說啦。
董金蓮　你說吧！
周　鼎　是唱敬德的啊，就是他的爹！
董金蓮　你瞧我沒言語吧？
周　鼎　我們姑娘真沒言語。
董金蓮　我呀，心領啦。
周　鼎　这比咽了还磁实。姑娘，这小子刀砍斧剁，全都不怕。
董金蓮　他怕什么？
周　鼎　他就怕么二三，
董金蓮　什么叫“么二三”哪？
周　鼎　就是皮鞭子鞭啊！
董金蓮　这兒有皮鞭一把，命你拷打小將，不得有誤！
周　鼎　得令！我过去三鞭子兩鞭子，就把小狗日的打死！

董金蓮　我就剮了你！

周　鼎　啊！我这个罪过，怎么也活不了。啊咳！那小子站起來！

尉迟宝林　做什么？

周　鼎　上去吧！

尉迟宝林　你为什么將我吊了起來？

周　鼎　我不但把你吊起來，我还要唱起來！

(唱)山寨領了姑娘命，

命我拷打小將軍。

从上打來从下打，

看你答应不答应！

尉迟宝林　唔呀！

周　鼎　你应不应吧？

尉迟宝林　不要打了，我应了就是。

周　鼎　你要早点兒应，何必叫我唱这四句哪！差点兒沒叫瞪把我繞住。有啦，我吓唬吓唬我們姑娘。我說姑娘，这小子叫我三鞭子兩鞭子給抽死啦。

董金蓮　你可眞是！我剮——

周　鼎　姑娘，您先別着急，虽然他兩条腿死啦，他那兩只手还打鼓哪！

董金蓮　喲！那么說，他应啦？

周　鼎　他应啦。

董金蓮　我去瞧瞧去！

周　鼎　那么，您去瞧瞧去吧！

董金蓮　喲！你怎么把他給吊起來啦？

周　鼎　这是我喂熟了的。

董金蓮　把他放下來。

周　鼎　您瞧着，我一叫就下来。嘿！嘿！

尉迟宝林　有劳了！

董金蓮　后帳摆宴，与小將軍压惊。

尉迟宝林
董金蓮　請！

（尉迟宝林下）

董金蓮　喲！老周啊，你上哪兒呀？

周　鼎　姑娘您上哪兒呀？

董金蓮　我們拜天地，入洞房去。

周　鼎　我入象房去。

董金蓮　我們吃子孙餑餑長寿面。

周　鼎　我吃窩窩头杂碎面。

董金蓮　我們吃交杯盞兒。

周　鼎　我吃爐灰碴兒。

董金蓮　有他，可就不要你啦，

周　鼎　別介。得啦，姑娘你还賞我碗飯吃吧！

董金蓮　喲！老周啊，你原先都干过什么？

周　鼎　我呀，卖过沙鍋。

董金蓮　給你二兩銀子，照旧卖你的沙鍋去吧！（下）

周　鼎　我們姑娘这是眞不要我啦。得啦，我还卖沙鍋去吧，我到京西沙鍋村，挑一挑子沙鍋，吆喝吆喝，啊，沙鍋呀！（下）

英 杰 烈

李万春藏本

提 要

已故太原守备之女陈月英，与母开設茶館。其父临終留一鉄弓，言能开弓者，即以女相許。

太原总鎮史世龙之子来館飲茶，見女欲娶，为陈母痛打而逃。陈母追之，遇史部将匡忠解劝，邀回茶館。忠乃开弓，秀英鍾情，随即成婚。

史子嫉忌，进讒乃父。世龙遂命匡忠父子解餉，暗里买通山寇項义伯中途劫夺。匡忠父子失餉，史欲斬之，王督撫知而减罪，分别發配四川、云南。

史子率众往逼月英，月英假允，誘至府中杀之。母女逃出，往投匡友王富剛。

时王充都撫差役，来訪匡忠，为史家丁拿获，解至都撫处。都撫知其寃，赦之。

月英女扮男装，假王富剛名，路遇項女翠娥，被邀上山。項欲許婚。秀英假約三事，代掌兵权，圍攻太原，杀死史世龙。都撫即命富剛調回匡忠父子解圍。秀英以实告，夫妻团圓。

第 一 場

〔陈月英上〕

陈月英　可嘆爹爹亡故早，抛下母女受煎熬。

我、陈月英。爹爹乃是太原省城的守备，不幸中年亡故。临死的时候，留下了一張鉄弓。我爹爹說道：这張弓除了我拉得开，就是你拉得开。如果日后再有人拉得开，就將你許配与他。这且不言。只因这几天我媽总是茶也不思，飯也不想，不知道是怎么啦。待我把她老人家請出来問問。我說媽呀，您哪請出来坐坐吧！

陈　氏　（內）啊哈！（上）

聞听女兒叫，上前問根苗。

陈月英　参見母亲！

陈　氏　罢啦，罢啦。孩子，你把你媽叫出来，有什么事情嗎？

陈月英　我說媽呀，您这几天茶也不思，飯也不想，您到底兒是为了什么呀？

陈　氏　孩子，你是不知道哇！自从你父亲死后，把媽丢的孤孤單單，白天有事做着还好过；到了夜里，我越想越难受，我的天兒呀！

陈月英　媽呀，您哪不必胡思乱想。咱們还是做买卖要紧。

陈　氏　好，你到前边打扫打扫，我到后边看看火去。（下）

陈月英　（唱）將身来在前堂外，

且把桌凳細安排。

〔“柳青娘”牌子。陈月英打扫介〕

陈月英　有請母亲！

〔陈氏上〕

陈　氏　孩子，全收拾干淨了嗎？

陈月英　打扫干淨啦。

陈　氏　你都打扫完了嗎？

陈月英　我們完啦。您哪怎么还不知道嗎？

陈　氏　这孩子，跟媽媽开起玩笑来啦。

〔陈月英下〕

陈　氏　有喝茶的，上这兒来呀！

〔四家院、丑院子引史公子上〕

史公子　我說到了沒有哇？

〔四家院、丑院子倒地介〕

史公子　你們怎么都躺下啦！还有多远呀？

四家院
丑院子　还有八里地。咱們回去吧。

史公子　回去有多远？

四家院
丑院子　回去也有八里地。

史公子　怎么全是八里地？

四家院
丑院子　大爷，你把眼睛閉上。

史公子　嗳，閉上眼睛。

四家院
丑院子　你再睜开。

史公子　再睜开。

四家院
丑院子　到啦。

史公子　这怎么講呀？

四家院
丑院子　这叫一眨巴眼，就到啦。

〔史公子看陈氏介〕

史公子　小子們，回去吧。

四家院
丑院子　怎么要回去？

史公子　你們說，这个小妞兒長得好看。就是这一位呀，真惡心人！

四家院
丑院子　这个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哪。

史公子　那么咱們就进去。

陈　氏　我說你們是喝茶的呀？不用說，要倒六碗茶。

史公子　不用。只泡一碗茶就够啦。

陈　氏　你們六个人，为什么只泡一碗茶呀？

史公子　大爷我是喝茶的，他們是看茶的。

陈　氏　是啦。妞兒，倒茶来！

〔陈月英持磁壶上，看史公子介，下，又換鉄壶上，倒茶介〕

陈月英　我說媽呀，这个喝茶的怎么这么一个做像兒呀？

陈　氏　人家喝茶来啦，你管人家長的什么样兒哪。你下去吧！

〔陈月英下〕

史公子　茶婆子，茶婆子，你們这是什么茶呀？叶子不好，水也不开，这是怎么回事呀？

陈　氏　我們这是地地道道的“龙井”茶叶，水也是开的。

史公子　我說这茶是誰沏的呀？

陈　氏　是我們小妞兒沏的。

史公子　我还沒喝哪，等我尝尝。（喝茶介）好，好茶，叶子也

好，水也开，喝到肚子里还冒泡兒哪！

陈　氏　这才是个嘎杂子哪！

史公子　我說茶婆子，你貴姓？

陈　氏　我姓陈。

史公子　方才那个小妞兒是誰呀？

陈　氏　那是我的女兒。

史公子　今年多么大啦？

陈　氏　苹果桃兒啦。

史公子　苹果桃兒是多大岁数？

陈　氏　是十六啦。

史公子　哈哈！巧得很！跟大爷我同岁。

陈　氏　大爷你也十六啦？

史公子　我今年四十六啦。我說茶婆子，大爷有意把你女兒接到我衙門里，与你大爷作一个二房姨奶奶，不知你意下如何？

陈　氏　我們虽然是作小买卖的，可是个清白人家。怎么，你拿我們当什么人家看待？你別裝这七担不够八蛋確的！

史公子　嗬！她倒不吃这一壶。有啦，我給她一个劲兒来。丈母娘在上，小婿这里有礼啦。（拜介）

陈　氏　你起开我这兒吧！我拿臭脚鴨子踹你。

四家院
丑院子　人家翻兒啦。

史公子　常言道得好：打是疼，罵是爱。丈母娘喜欢啦，拿脚踹。你們看，这茶婆子是軟硬不吃。我跟她来橫的。茶婆子，你今兒个应許了大爷这門亲事便罢；如若不然，大爷今兒个帶的人多，我要搶！

陈　氏　怎么着，要搶？你揍嘴巴吧！

〔陈氏打史公子介，史公子、丑院子、四院子跑下〕

陈　氏　孩子，好好看家，媽媽打这群雞屎去！

〔陈月英上〕

陈月英　媽，您为什么事呀？

陈　氏　方才来那么一伙子喝茶的，他要搶你給他作妾。这东西是有点兒溺，我揍他们去。

陈月英　媽呀，您甭去啦，他有溺，我給他挤出来！

陈　氏　得啦。人家搶还搶不到手哪，你还給他送上門去，不成。还是媽媽去吧。呀呔！那小子休走，你媽媽赶来了！（下）

〔陈月英下〕

第　二　場

〔史公子、丑院子、四家院上，陈氏追上，打介。史公子、丑院子、四家院跑下，陈氏追下〕

第　三　場

〔史公子、丑院子、四家院跑上，陈氏追上，打介。丑院子、四家院跑下。史公子跪介〕

史公子　我說您饒了我吧！

陈　氏　叫我饒你不难，这有一根棒錘，你給我坐上去，我就放你过去。

史公子　要說是別的，我不行，要說坐棒錘，那正对我的意思。来，您把它立在地下，你看我坐。

陈　氏　我給你立在地下，你坐吧！

史公子　你先坐个样兒，我看看。（跑下）

陈　氏　哪里走！（追下）

第　四　場

〔匡忠上〕

匡　忠　来在大街上，

〔幕內吶喊声〕

匡　忠　又听鬧嚷嚷。

〔史公子跑上，見匡忠忙藏介〕

匡　忠　这不是史兄么？

史公子　可不是我嗎？

匡　忠　你为何这般光景？

史公子　你不知道，我洗澡去啦，澡堂里着了火啦。（跑下）

〔陈氏上，追介，匡忠攔介〕

陈　氏　你莫非是助拳的嗎？

匡　忠　非也。

陈　氏　飞也拿鳥搶打你！

匡　忠　媽媽，但不知你为了何事呀？

陈　氏　此处不是說話的地方。請到我家里去坐坐好不好？

匡　忠　好。請！

陈　氏　这一群屎蛋，眞把我气坏啦。眞是沒有的事情！

匡　忠　媽媽，到了無有？

陈　氏　只顧說話兒，走过去啦。到啦。請坐，請坐，妞兒倒茶来！

〔陈月英持鉄壺上，看匡忠介，下，換磁壺上，倒茶介〕

陈　氏　得啦，別倒啦，全倒在桌子上啦。

陈月英　媽呀，您看这个腦袋才好看哪！

陈　氏　得啦。为腦袋打了个稀屎混粥，还腦袋哪！

陈月英　这个腦袋好，我要看。

陈　氏　我偏不叫你看。

陈月英　不叫我們看，那么你看！（下）

陈　氏　不要臉的丫头！混賬王八蛋！大爷，坐着！

匡　忠　媽媽，为何与史公子爭斗起來？

陈　氏　大爷有所不知，这小子来到我們这兒来，茶叶不好啦，水也不开啦。后来看見我們妞兒啦，他說是要搶！

匡　忠　竟有这等事！眞眞是豈有哇此理！

陈　氏　毛包哇毛包！

匡　忠　媽媽，这張弓是哪里来的？

陈　氏　你問的是这張弓啊？小孩兒沒娘，提起来話兒長。这是我們当家的留下的。

匡　忠　你們当家的作何生理？

陈　氏　我們当家的您要問哪，活着的时候，在本府还是个守备哪。

匡　忠　此弓何人拉得开？

陈　氏　这張弓我們当家的活着的时候拉得开。他死后，就是方才我們那个小妞兒拉得开。

匡　忠　原来如此。旣然令嫒拉得开，倒要領教領教。

陈　氏　妞兒快来！

〔陈月英上〕

陈月英　干什么呀？

陈　氏　这位公子說，叫你拉拉弓，他要看看。

陈月英　媽呀，我們都忘啦。

陈　氏　怎么会忘啦？媽媽教給你。这是开弓式：前腿弓，后腿繃，塌腰眼，拉硬弓。

陈月英　待我拉来。大爷，您可别見笑哇！（拉弓介）

匡　忠　好！媽媽，小姐拉得甚好。小生要与她配上——

陈　氏　什么呀？

匡　忠　三膀弓哇。

陈　氏　您别說話大緩气兒呀！丫头，那位公子說啦，他要給你配上——

陈月英　什么呀？

陈　氏　三膀弓。

陈月英　就請他拉拉，我們看看。

匡　忠　如此，我就現丑了！（拉弓介）

陈　氏　好，好！

陈月英　媽呀，我說他拉得不好。

陈　氏　怎么不好哇？

陈月英　您看，我們拉弓，是兩个手指头，他拉弓，是滿把拿。您看是倆手指头得劲，还是滿把拿得劲呀？

陈　氏　丫头，你是不知道哇。滿把是滿把的劲，兩个手指头是两个手指头的功夫。

陈月英　媽您問問他，还会别的武艺不会？

陈　氏　公子，你还会什么武艺呀？

匡　忠　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陈　氏　丫头，他說啦，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

陈月英　“件件精通”。那么我們兩人比拳好不好？

陈　氏　我去問問他。我們丫头，要跟你比比拳。

匡　忠　好！如此請了！

〔匡忠与陈月英比武介，匡忠打陈月英嘴巴介〕

陈　氏　輸啦，輸啦。叫人家打了你一个嘴巴。

陈月英　再来。

〔陈月英与匡忠比拳介，陈月英捏匡忠臉介，匡忠又掐陈氏臉介〕

陈月英　媽呀，您看他給了我一个嘴巴，我拔了他一个罗卜。我們兩人兩够本兒。

陈　氏　媽媽这兒还丢了兩个芥菜疙瘩。

陈月英　我說相公，您的扇子真好！

匡　忠　送与小姐。（扇付陈月英介）

陈　氏　（背供介）她鄉人去啦。丫头，你拿的什么呀？

陈月英　沒有什么呀。（藏扇介）

陈　氏　我看你的手。

陈月英　您看。（左手藏扇介）

陈　氏　那一只！

陈月英　这一只。（右手藏扇介）

陈　氏　好，二仙傳道，我看兩只！

陈月英　您看兩只。（扇藏身后介）

陈　氏　你走过来。哈哈！这是誰的扇子？

陈月英　这是相公送我們的。

陈　氏　我不信，我問問去。要是你要的，我不能饒了你！我說大爷，扇子是您給的，还是她要的？

匡　忠　是我送与小姐的。

陈　氏　那么，您也送我一把成不成啊！

匡　忠　無有了。

陈　氏　到了我这兒，就無有了？

陈月英　媽呀，您忘了吧？

陈　氏　忘了什么呀？

陈月英　我爹临死的时候，不是說了嗎？留下的这張弓，除了我爹拉得开，就是我拉得开，再有拉得开的——

陈　氏　就把弓卖給他。

陈月英　不是。

陈　氏　那么，送給他。

陈月英　也不是。

陈　氏　那是什么呀？

陈月英　我們怪害臊的。

陈　氏　你說吧，不要紧的，我替你害臊！

陈月英　那就是我們的小女婿子到啦。

陈　氏　呸！不要臉的丫头！你也眞說得出口来！

陈月英　媽，您替我們去說說吧。

陈　氏　我不管！

陈月英　您眞不管，我們自己說去。

陈　氏　得啦，都要你們当面鑼、对面鼓的說起来，要我們拉縴的干什么？你还不下去？不要臉！王八蛋！杂种！大爷！

〔陈月英下〕

匡　忠　媽媽！

陈　氏　大爷！我有一句話，不好开口。

匡　忠　媽媽有話請講！

陈　氏　当初这張弓，是我們当家的弓。他是本城的一个守备，当日他拉得开这張弓。以后他教給我們丫头也拉得开。他临死的时候，曾經說过，如果日后再有人拉得开呀——

匡　忠　怎么样？

陈　氏　这！

匡　忠　怎么样啊？

陈　氏　您别着急，干嘛这么赶罗我呀！

匡　忠　媽媽請講！

陈　氏　再要有人拉得开这張弓，就把我們丫头許給他。

匡　忠　如此岳母請上，受小婿一拜。(叩拜介)

陈　氏　別拜啦。

匡　忠　明日遣人前来，接你母女到府，同享荣华便了！(下)

陈　氏　哈哈哈……这位公子倒眞痛快！三言兩語。就成啦。哎呀，他倒是姓什么呀？我說姑爷你回来！你姓什么呀？

〔陈月英上，四下找介〕

陈　氏　丫头，你找什么呀？

陈月英　我們那个人兒哪？

陈　氏　你那个人兒呀，叫我摔啦！你叫我給你說亲，我剛一开口，他可就翻啦！

陈月英　他怎么翻啦？

陈　氏　他說，我乃官門之后，豈能要你这跑堂的女兒！

陈月英　这东西眞可恨！早知如此，我跟他比武的时候，我把他的膀子一拿，叫他殘廢啦，一輩子不能成家。

陈　氏　丫头別生气，人家答应啦，明兒个打發車来接咱娘兒們来。

陈月英　媽呀，我們到后头梳梳头，洗洗澡，裹裹脚，我們要出嫁嘍！(下)

陈　氏　看这个丫头，一說出嫁，就乐的这个样子。我們这个茶館，也不开啦，貼上个"此处出倒，家伙俱全"！(下)

第　五　場

〔匡公上〕

匡　公　父子秉忠心，統兵保朝廷。

〔匡忠上〕

匡　忠　且將婚姻事，稟报爹爹知。

参見爹爹！

匡　公　罢了，坐下！

匡　忠　謝坐！啓稟爹爹：适才孩兒在南門以外茶肆之中，見一女子，武艺高强，她父曾經作过守备，孩兒与她定下亲事，欲將她母女接进府来，特地稟报爹爹。

匡　公　既是我兒情願，明日就命車輛接她母女前来，与我兒完成花燭便了。正是：姻緣有一定，

匡　忠　准备把亲成。

〔同下〕

第　六　場

〔四龙套、旗牌引史世龙上〕

史世龙　（引）执掌兵权，領人馬，坐鎮太原！

本鎮、史世龙。大明駕前为臣。官拜太原总鎮。自到任以来，四方倒也安靖。来，伺候了！

四龙套　啊！

〔史公子上〕

史公子　爹爹在上，孩兒有礼！

史世龙　我兒为何这般光景？

史公子　爹爹有所不知，只因南关以外有一陈姓女兒，長得十分美貌。孩兒要与她成亲，她母已允，不料被匡忠將孩兒暴打一頓，亲事被他占去啦！

史世龙　他竟敢如此無礼！我兒后面养伤，为父自有道理。

史公子　多謝爹爹！（下）

〔幕內：火牌下！〕

史世龙　有請！

旗　牌　有請！

〔中軍上〕

中　軍　今奉王大人之命，現有餉銀十万，命史世龙派人押解进京，一路之上，須要小心，不得有誤！

史世龙　遵命。

〔中軍下〕

史世龙　且住！今有餉銀十万，不免命匡家父子解往京都，我暗地与項仁兄修書一封，叫他中途劫搶，以治匡家父子之罪，好报前仇。来，濃墨伺候！

〔旗牌濃墨介。史世龙修書介，牌子〕

史世龙　傳下書人！

旗　牌　下書人进見！

〔下書人上〕

史世龙　將此書下在太行山項大王那里，不得有誤！

下書人　遵命！（下）

史世龙　来，吩咐將餉銀十万准备妥当。拿我公文，就命匡家父子押解进京，即刻啓程，不得有誤！

旗　牌　得令！（下）

史世龙　掩門！

〔同下〕

第　七　場

〔匡公、匡忠上。院子隨上〕

院　子　新人到。

匡　公　搭上堂来！

〔陈氏扶陈月英上，拜堂介，陈氏扶陈月英下，匡忠下〕

〔旗牌上〕

旗　牌　今有史大人公文到来，令你父子押解餉銀十万，解往京都，即刻啓程，不得有誤！（下）

匡　公　来，有請你家少爷！

院　子　有請少爷！

〔匡忠上〕

匡　忠　参見爹爹！

匡　公　罢了。史世龙有火牌到来，命我父子押解餉銀十万进京。倘若中途遇有賊寇，如何是好？

匡　忠　孩兒有一好友，名叫王富剛，此人武艺高强，待孩兒修書一封，送至天門山下，請他前来，沿途保护料無妨碍。

匡　公　好。我兒急修書去，你我父子，打点行李，准备啓程便了！

〔同下〕

第　八　場

〔四嘍兵引項义伯上，“点絳唇”〕

項义伯　（念）威風凛凛占山崗，

坐地分贓乐安康。

結交綠林英雄將，

太行山上自为王。

某、項义伯。霸占山崗，落草为寇。我有一好友，名叫史世龙，官居太原总鎮。常有書信来往。来，伺候了！

四嘍兵　啊！

〔下書人上〕

下書人　离了太原地，来此太行山。

有人么？

一嘍兵　什么人？

下書人　下書人求見。

一嘍兵　候着！啓大王：下書人求見。

項义伯　傳他进見！

一嘍兵　傳你进見，小心了！

下書人　小人与大王叩头。（叩拜介）

項义伯　罢了。你奉何人所差？

下書人　奉史大人所差，書信呈上。

項义伯　呈上来。

〔下書人呈介，項义伯看書介，牌子〕

項义伯　回去对你家大人言講，就說我修書不及，照書行事。

下書人　遵命。（下）

項义伯　且住！今有史賢弟書信到来，言道匡家父子押解餉銀十万，进京交納，命我派人下山劫搶。来，傳小姐进帳！

一嘍兵　小姐进帳！

〔項翠娥上〕

項翠娥　父女鎮山崗，四方把名揚。

参見爹爹！

項义伯　罢了。

項翠娥　叫孩兒出来，有何訓教？

項义伯　你史叔父有書信到来，叫为父下山，劫掠餉銀。命我兒帶領五百人馬，下山等候，不得有誤！

項翠娥　遵命。

項义伯　掩門！

〔分下〕

第 九 場

〔四上手、四車夫、匡公、匡忠上〕

匡　公　(唱)催馬加鞭往前进，
　　　　押解餉銀进都城。
　　　　耳旁又听鸞鈴震，
　　　　想必山中有歹人。

〔四嘍兵引項翠娥上，起打，匡公原人敗下，項翠娥原人追下〕

〔匡公、匡忠上〕

匡　公　哎呀兒呀，不料餉銀被这伙強人劫去，如何是好？

匡　忠　事到如今，并無妙策，只好轉回太原請罪！

匡　公　咳！

〔同下〕

第 十 場

〔四下手、王富剛上，“点絳唇”〕

王富剛　(念)自幼生来秉性豪，
　　　　爱習拳棒与槍刀。
　　　　六韜三略全知曉，
　　　　要与皇家立功劳
　　　　俺、王富剛。坐鎮天門山，結交天下好汉。我有一好友，名叫匡忠，有書前来，叫俺保护他的餉銀車輛。不免前往。众嘍兵，好好看守山寨，帶馬！

四下手　啊！

〔同下〕

第 十 一 場

〔匡公，匡忠上，王富剛上〕

王富剛　原来是匡仁兄！

匡　忠　賢弟，見过家父。

王富剛　參見伯父！

匡　忠　这就是王富剛。

匡　公　可惜賢侄你来晚了哇！

王富剛　此話怎講？

匡　忠　車輛餉銀均被山賊劫了去了。

王富剛　既是如此，待小侄赶上前去！（下）

匡　公　賢侄去不得！看他此去，断难成功。你我轉回太原去者！

〔同下〕

第十二場

〔四龙套引史世龙上〕

史世龙　轅門旌旗起，耳听好消息。

探　子　（內）报！（上）

今有匡家父子將餉銀失落，特来請罪。

史世龙　將他父子押上来！

探　子　將匡家父子押上来！（下）

〔匡公、匡忠上〕

史世龙　胆大老兒！你自不小心，將餉銀失落。来，推出斬了！

〔四刀斧手上，押匡公、匡忠下〕

〔幕內：王大人到！〕

史世龙　有請！

〔四龙套、中軍、王大人上〕

王大人　外面斬的何人？

史世龙　只因匡家父子將餉銀失落，因此將他斬首。

王大人　失落餉銀，虽然是他父子之过，罪不至死。你不多派人馬保护，亦有应得之罪。来，將匡家父子解下樁来，一个發配云南，一个發配四川，即刻启程！

中　軍　得令！（下）

王大人　餉銀失落，必須赶紧补解。命你攤賠一半，老夫墊办一半，速速多派兵將解往京都！

史世龙　末將官卑职小，实实賠墊不起。

王大人　本当命你全数賠补，老夫也知你备办不及，所以寬恩，只叫你拿出一半，老夫备墊一半，你还敢違抗么？

史世龙　末將实实墊办不起！

王大人　休得多言，速速起解！来，帶馬！

〔四龙套、王大人下〕

史世龙　咳，这是哪里說起！

〔同下〕

第十三場

〔丫鬟引陈月英上〕

陈月英　肉跳心惊，坐臥不宁。

〔院子上〕

院　子　啓夫人：大事不好了！

陈月英　何事惊慌？

院　子　太老爷、少老爷押解餉銀，中途被賊人劫去。現將太老爷發配云南，少老爷發配四川，現已出城，特来报知。

陈月英　不好了！（昏倒介）

丫　鬟
院　子　夫人醒来！

陈月英　（唱南梆子）

忽听得家院一声报，

老爷！兒夫！我的夫啊！

心中好似火来燒，

叫丫鬟和家院头前引道，

去到長亭說根苗。

夫哇！

〔同下〕

第十四場

〔二解差押匡公、匡忠上〕

匡　公　（唱）适才父子得活命，

多亏忠臣王大人。

將身且把長亭进，

那廂来的是何人？

〔丫鬟、院子引陈月英上〕

陈月英　（唱）急急忙忙往前进，

悲悲切切雨泪淋，

將身来在長亭外，

又只見老爹爹与夫君。

匡　忠　（唱）耳旁又听有人問，

抬头只見陈月英。

叫声賢妻来得好，

細听我匡忠把話云。

賢妻！

陈月英　兒夫！

匡　忠　月英！

陈月英　匡郎！

陈月英　夫
匡　忠　妻 呀！

匡　忠　賢妻有所不知，我父子今日犯罪發配，皆因你一人所起。只因那史世龙父子因我將你娶到家中，那狗子不能与你成亲，故尔勾通山寇，劫了餉銀。我父子無奈，前来請罪。那史賊就要將我父子斬首，多蒙王大人講情，才將我父子發配。想你正在青春年少，怎能守节到老？我有一好友，名叫王富剛，此人才貌双全，英雄出众，現在天門山。你母女正好前去，投奔于他，就是与他成了夫妇，亦無不可。只怕你我夫妻，今生今世再無見面之日了！

陈月英　匡郎呀夫哇！常言道得好：好馬不配双鞍韂，好女不嫁二夫郎。我今既与你成了婚配，定当从一而終，說什么另嫁旁人？你此番到了四川，必須要諸事小心，保养身体，日后你我夫妻或有見面之期，也未可定。倘若今生你不能回来，奴家也要立志守节，以表夫妻之情也！

（唱）自古常言道得好，
　　一女不嫁二夫郎。
　　昔日有个孟姜女，
　　他与范郎守空房。
　　女子要把貞节守，
　　落一个美名天下揚。
　　我哭一声兒夫！叫一声匡郎呀！
哎哎哎……我的夫啊！
　　泪珠点点湿衣裳。

悲切切离了長亭外，

我心中好似刀刺伤。

匡郎！兒夫！夫啊！

〔丫鬟、院子、陈月英下〕

〔二解差押匡公、匡忠下〕

第十五場

〔王富剛上〕

王富剛　俺、王富剛，是我追寻山賊，并無下落。聞听人言，王大人現貼榜文，招兵聚將。我不免前去，一来投軍，以作出身之計；二来打探匡兄下落。就此前往！（下）

第十六場

〔四家院、史公子上〕

史公子　一心只想陈月英，坐不安来睡不宁。

惱恨匡忠夺娶我的亲事。是我父將他發配四川，把他父發配云南。他家中無人，不免前去与她說亲，允了便罢；倘若不允，我就將她搶进衙来，有何不可？来，打道匡府！

四家院　啊！

史公子　（唱）人来帶馬出衙門，

快到匡家去說亲。

穿街过巷行得紧，

不覺来到她的門。

来，向前叫門！

一家院　門上有人嗎？

〔院子上〕

院　子　何人叫門？

家　院　史公子来啦，跟你有話說。

院　子　哦，是，是，是。

史公子　院公，你家夫人可在里面？

院　子　現在里面。

史公子　你去对她說，你大爷要想娶她为妻。她若应允，还則罢了；她若不允，大爷帶的人多，定要搶进衙去！快去！

院　子　候着。有請夫人！

〔陈月英上〕

陈月英　何事？

院　子　今有史家公子前来言道，要娶夫人成亲。允了亲事便罢；如若不允，他帶的人多，就要行搶！

陈月英　好賊子！竟敢前来無礼。本当將他杀死；又恐諸多不便，我自有道理。家院，你对他言講，就說明日請他前来招亲，过了三日，一同进衙。

院　子　遵命。（向史公子）我家夫人言道，叫你明日前来我家招亲，待等过了三日，再同你一齐进衙。

史公子　知道了。正是：姻緣有一定，明日把亲成。来，打道回衙！

〔四家院、史公子下〕

陈月英　賊呀賊！天堂有路你不走，今朝定要送死来！

〔同下〕

第十七場

〔二解差押匡公、匡忠上〕

二解差　来此三岔路口，我們就要分路啦。

匡　忠　你怎么講？

二解差　就要分路啦！

匡　忠　不好了！

（唱）听說一声要分道，

倒叫我心中似火燒。

走向前，忙跪倒，

父子們离分泪双拋。

辞別了老爹爹三岔路道，

不知何日轉回朝！

爹爹！

匡　公　我兒！

匡　忠　爹爹！

匡　公　兒呀！

〔二解差押匡公、匡忠分下〕

第十八場

〔四家院、史公子上，圓場〕

史公子　来此已是。来，就說他們家姑爷到啦！

一家院　里面有人嗎？

〔院子上〕

院　子　何人叫門？

一家院　你們家姑爷到啦！

院　子　候着！有請夫人！

〔陈氏、陈月英男裝上〕

陈月英　何事？

院　子　那廝来了。

陈月英　傳話出去，叫他將人役打發回去，就說我家房屋窄

小，三日后再来接他的主人。

院　子　遵命。我家主人言道，房屋窄小，不能住下多人。暫將人役打發回去，三日后再来迎接。

史公子　你們回去吧，三天后再来接我的骨尸！

一家院　“亲室”。

史公子　哦，不錯，妻氏。

〔四家院下〕

〔史公子进門介，院子关門介〕

史公子　干嘛关門哪？

院　子　我家無有人，故尔將門关了。

史公子　哦，你們家沒有人哪？

〔史公子进二門介，院子关二門介〕

史公子　你怎么又把二門关上啦？

院　子　就要拜堂成亲，故尔將二門閉上。

史公子　这是何人？

院　子　这是我家夫人的兄弟。

史公子　原来是舅老爷，我这兒有礼啦！

陈月英　看劍！(杀史公子介)家院，此处不是久留之所，現有紋銀十兩，速速逃往他乡去吧！

院　子　多謝夫人！(下)

陈月英　母亲，你我就此逃出城去便了！(开門，帶馬介)母亲請来上馬。

陈　氏　待我开門，与你帶馬。

〔陈氏、陈月英上馬〕

陈月英　正是：母女双双把馬上，加鞭逃出是非場！

〔同下〕

第 十 九 場

〔王宮剛上〕

王富剛　俺、王富剛。是我来在太原投軍，多蒙王大人將我收录，以为家將。今特奉命，到太原鎮衙內投文。不免轉到匡府，探看匡氏嫂嫂。来此已是，待我进去。（进門介）为何这样清靜，怎么不見一人？为何有死尸在此？其中定有緣故。此处不可久留，待我速速躲避了吧！（下）

〔四家院上〕

一家院　我說伙計，今兒个已經三天啦，咱們接大爷去！

三家院　走！

一家院　来此已是。有人嗎？里头怎么沒有人答应啊？咱們进去看看。怎么一个人兒也沒有哇？哎呀，大爷叫誰給杀死啦？哦喝是啦，剛才看見一个人，慌慌張張，往东跑啦，一定是他。我們追上前去！

四家院　好，追！

〔同下〕

第二十場

〔四家院拉王富剛上〕

四家院　呔！你是何人，將我家公子杀死？

王富剛　我何曾將你家公子杀死？

一家院　你不要抵賴，随我去見我們大人去！

〔四家院拉王富剛下〕

第二十一場

〔四龙套引史世龙上〕

史世龙　官居太原鎮，統領众三軍。

〔四家院上〕

一家院　啓大人：今有賊人將我家大爷杀死，已將凶手拿到。

史世龙　竟有这等事！帶上堂来！

〔四家院下，押王富剛上〕

史世龙　呔！你是何人，將我兒杀死，該当何罪？

王富剛　住了！我乃王大人标下家將，何曾杀死你的孩兒？

史世龙　你身帶凶器，还敢强辯嗎？

王富剛　我这刀并無血迹，何言杀人？

史世龙　来，將他包裹取了下来。

一家院　包裹呈上。

史世龙　呀，現有王大人公文在此。且將公文留下。你等將他帶到王大人台前發落，掩門！（下）

〔四龙套、二家院下。二家院押王富剛下〕

第二十二場

〔四龙套引王大人上〕

王大人　为国勤劳，晝夜心焦。

〔二家院押王富剛上〕

二家院　啓大人：今有大人的差官將我家少爷杀死，請大人發落！

王大人　你等是哪里来的？

二家院　我們是史总鎮那兒来的。

王大人　可曾將凶手拿到？

二家院　就是此人。

王大人　呔！此人乃是老夫家將，怎能杀死你家公子？待老夫命人另拿凶犯便了。来，將他等赶了出去，掩門！

〔四龙套、王大人、王富剛下〕

一家院　咳，你我回禀大人便了！

〔同下〕

第二十三場

〔陈氏、陈月英上〕

陈月英　母亲，你我虽然逃出城来，到哪里安身哪？

陈　氏　事到如今，我是一点兒主意没有啦。

陈月英　想你家姑爷在長亭分别之时，曾經言道，他有一好友，名叫王富剛。我不免就冒充他的名姓，一路之上，也免得被人看破。

陈　氏　你我怎样相称？

陈月英　你我必須要“主僕”相称。就此尋找王富剛便了！

（唱）催馬一同往前进，

　　母女中途要小心。

〔同下〕

第二十四場

〔四嘍兵引項翠娥上〕

項翠娥　奴家、項翠娥。奉了父王之令，下山射獵。众嘍罗，下山去者！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二十五場

〔陈氏、陈月英上〕

陈月英　母亲，你看那厢来了有許多人馬，只恐是山寇前来，待我迎上前去！

〔四嘍兵、項翠娥上〕

項翠娥　留下买路金銀，放你过去。

陈月英　你老爷王富剛！

項翠娥　原来是你！(背供介)待我將他請上山去，見了父王，再作道理。啊，王將軍，奴家項翠娥，我父項义伯，久聞將軍大名，不胜欽仰，特請到山寨一叙

陈月英　这！

陈　氏　去得嗎？

陈月英　好，正要拜山。如此就請小姐帶路！

項翠娥　众嘍罗，同回山寨！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二十六場

〔四嘍兵、項义伯上〕

項义伯　我兒去行圍，未見轉回归。

〔四嘍兵引陈氏、陈月英、項翠娥上〕

項翠娥　启父王：孩兒下山打獵，遇見王富剛。已將他請到山寨。

項义伯　王富剛！他来了嗎？有請！

陈月英　冒到山寨，祈大王恕罪！

項义伯　豈敢！久聞大名，万分仰慕。某有小女，才貌尙好，意欲与將軍結为婚姻，將兵馬交你执掌。今日相逢，乃天假姻緣。諒將軍断無推辞的了！

陈月英　旣蒙台爱，敢不从命？但要依某三件大事！

項义伯　但不知哪三件？

陈月英　第一件，山寨之上，要分为兩院，無事不准閑人来往。

项义伯　这第二件呢？

陈月英　第二件，我所帶的人馬，听調不听宣。

项义伯　第三件？

陈月英　第三件，某有大事未了，待等某家之事办完，再完花燭。

项义伯　件件应从。后堂擺宴，与將軍接風。

陈月英　請！

〔同下〕

第二十七場

〔史世龙上，起霸〕

史世龙　（詩）大將威風勇，

统鎮百万兵；

校場發人馬，

陣法鬼神惊！

〔四龙套上〕

史世龙　本鎮，史世龙。今有山寇討战，想是我那仁兄前来，也未可知。待我上陣观看。来，起兵前往！

四龙套　啊！

〔牌子，同下〕

第二十八場

〔陈月英上，起霸〕

陈月英　（詩）头戴金盔甲連环，

要学当年花木蘭；

統帶三千人和馬，

巾幗英雄美名傳。

〔四嘍兵上〕

陈月英　俺、王富剛。帶領人馬，攻打太原。众將官！

四嘍兵　有！

陈月英　杀！

四嘍兵　啊！

〔四龙套引史世龙上，会陣介〕

史世龙　来將通名！

陈月英　王富剛！你叫什么名字？

史世龙　某家史世龙！

陈月英　住了！我道是誰，原来是你这賊子！我一家大小，被你害的死走逃亡，东奔西散。今日相逢，眞是寃家对头了，恨不能吃你之肉！看槍！

〔陈月英、史世龙架住。众鑽烟筒，史世龙敗下，陈月英追下〕

第二十九場

〔史世龙敗上；陈月英追上。起打，陈月英刺死史世龙介〕

〔四龙套上，过場，下〕

〔陈月英耍花槍，下〕

第三十場

〔四龙套、中軍引王大人上〕

王大人　營門战鼓响，探馬报端詳。

探　子　（內）报！（上）史世龙落馬！

王大人　再探！

探　子　啊！（下）

王大人　来，傳王富剛进帳！

中　軍　王富剛进帳！

〔王富剛上〕

王富剛　参見大人！

王大人　今有山寇將史世龙刺死。命你出馬，可有此胆量？

王富剛　有此胆量。

探　子　（內）报！（上）

王富剛討战！

王大人　再探！

探　子　啊！（下）

王大人　今有反賊与你同名，就命你前去抵擋一陣！

王富剛　得令！（下）

王大人　来，帶馬！

四龙套　啊！

〔四龙套、中軍、王大人上城介〕

〔四嘍兵引陈月英上，王富剛上，会陣介〕

王富剛　胆大賊寇，通名受死！

陈月英　你老爷王富剛！

王富剛　呸！休得胡言！看槍！

〔起打，四嘍兵下〕

王大人　且住！有盔有甲，乃是假王富剛；無盔無甲，乃是眞王富剛。無盔無甲的眞王富剛，伤了有盔有甲的假王富剛倒还罢了；有盔有甲的假王富剛，伤了無盔無甲的眞王富剛，那还了得？来，鳴金收兵！

〔四龙套、中軍、王大人下〕

〔陈月英、王富剛双拉下〕

第三十一場

〔四龙套、中軍、引王大人上〕

王大人　适才去观陣，山寇武艺精。

〔王富剛上〕

王富剛　适才与那厮交战，大人为何鳴金收兵？

王大人　山寇驍勇，如何是好？

王富剛　要退此贼，非匡家父子不可。

王大人　老夫也有此意。来，傳馬牌进見！

中　軍　馬牌走上！

〔二馬牌上〕

二馬牌　叩見大人。

王大人　現有公文二角，命你五百里加紧，一个去到云南，一个去到四川，速調匡家父子回营，不得有誤！

二馬牌　得令！（下）

王大人　就命王將軍保护兩个馬牌出城去者！

王富剛　遵命。帶馬！

〔王大人、中軍、四龙套下〕

〔王富剛上馬，出城介〕

〔陈月英上，与王富剛架住，二馬牌分冲下〕

〔起打，王富剛进城介，陈月英下〕

第三十二場

〔馬牌甲上，过場，下〕

第三十三場

〔馬牌乙上，过場下〕

第三十四場

〔馬牌甲上，击鼓，四青袍引县官上，看文書，飭役放匡公出监，馬牌甲备馬扶匡公上馬介，同下〕

第三十五場

〔馬牌乙上，击鼓。四青袍引县官上，看文書，飭役放匡忠出监，馬牌乙备馬扶匡忠上馬介，同下〕

第三十六場

〔王富剛、陈月英上，会陣，架槍，二馬牌、匡公、匡忠上，双冲介，进城介；下。王富剛进城，下。陈月英耍花槍，下〕

第三十七場

〔四龙套引王大人上〕

王大人　調取匡家將，未見轉回乡。

探　子　（內）报！（上）

匡家父子到。

王大人　宣他进帳！

探　子　匡家父子进帳！（下）

〔匡公、匡忠上〕

匡　公　忽听大人宣，

匡　忠　急忙进帳前。

匡　公
匡　忠　参見大人！叩謝赦罪之恩。（叩拜介）

王大人　今有山寇兴兵犯境，十分驍勇。特調你父子二人回营与山賊交战。就命令郎出兵，老將軍随同老夫敌楼一观。

匡　公
匡　忠　遵命！

王大人　来，帶馬！

〔匡忠提槍上馬出城介，王大人、匡公上城介〕

〔四嘍兵引陈月英上〕

陈月英　来將通名！

匡　忠　老爷匡忠！

陈月英　哎喲！（下）

〔匡忠追下〕

王大人　老將軍，你看来將見了令郎。就是这么“哎喲哎喲”的，是何緣故？想必是他有什么毛病吧？哈哈哈……来，帶馬回营！

〔同下〕

第三十八場

〔陈月英上〕

陈月英　哎呀慢着！方才陣上来了一將，他說是什么匡——莫非是我們那口子他吧？他当初沒有这个呀？（做手式比胡子介）我再問問他。（下）

第三十九場

〔陈月英上，匡忠上，起打〕

陈月英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匡　忠　你老爷匡忠！

陈月英　哎呀呀呀！（下）

匡　忠　你看陣前来这一將，未战三合，他怎么这么“哎呀呀呀”的，莫非有什么症候吧？待俺前去追杀！

（下）

第四十場

〔陈氏上〕

陈　氏　女兒去交鋒，未見轉回程。

〔陈月英上〕

陈月英　哎呀媽呀，杀来杀去，您猜把誰杀出来啦？

陈　氏　誰呀？

陈月英　把我們小女婿匡忠杀出来啦！

陈　氏　好哇，你們夫妻团圓啦！

陈月英　您說是他嗎？

陈　氏　我哪兒知道哇！

陈月英　他怎么有了这个(示有胡子介)哪？

陈　氏　嗳，这可不能胡認。媽媽有主意，把咱們那張弓拿来。

陈月英　干嘛呀？

陈　氏　媽媽假扮卖弓之人，前去卖弓。他見此弓，必然喜爱，他要拉得开就是匡忠；他要拉不开呀，可就不是匡忠啦。

陈月英　(取弓介)此計甚好，媽媽小心！

陈　氏　媽媽卖弓去啦！

〔分下〕

第四十一場

〔匡忠上〕

匡　忠　赶到此地，为何不見那一女將？俺不免回营便了。

陈　氏　（內）卖弓啊！（上）

匡　忠　忽听喊叫卖弓之声，待俺看来。

陈　氏　卖弓啊！

匡　忠　那一汉子卖的是什么弓？

陈　氏　卖的是鉄胎弓。

匡　忠　取过一觀。

陈　氏　（將弓交匡忠介）將軍請看。

匡　忠　嗚呼呀，果然是一張好弓！（拉弓介）

陈　氏　嗚呼呀，果然是匡忠！

匡　忠　（惊介）啊！你怎么曉得俺的名姓？

陈　氏　哎呀女婿呀，我是他的丈母娘到啦！（摘帽介）

匡　忠　果然是岳母大人，請上受小婿一拜。（拜介）

陈　氏　唉！你的胡子都出来啦！

匡　忠　相别多年了！啊岳母！我那賢妻月英現在何处！

陈　氏　此处不是講話之所，你随我来。

〔同下〕

第四十二場

〔四龙套引王富剛、匡公、王大人上〕

王大人　战場杀声静，匡忠未回营。

〔匡忠、陈月英、陈氏上〕

匡　忠　启禀大人：那假王富剛乃是末將妻室陈月英女扮男裝，今来归順。

陈月英　归順来迟，死罪呀死罪！

陈　氏　我們娘兒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王大人　旣来归順，何罪之有！后帳摆宴，賀你全家团圓。

匡　公
匡　忠　多謝大人！
陈月英

〔尾声，同下〕

青 峯 嶺

閻嵐秋藏本

提　要

刘飞虎、江老鼠霸占青峰嶺，田虎之妻徐鳳英力敗刘、江，占其山。蔡京命旗牌李虎押解粮餉往太原，路过嶺前，为鳳英所擒，夺去粮餉。

第 一 場

〔四女兵引徐鳳英上，起霸〕

徐鳳英　(詩)头戴金盔鳳翅飄，

　　　　身披鎧甲絡絲絛。

　　　　腰挎三尺龙泉劍，

　　　　要学男兒女英豪。

　　　　奴、徐鳳英。奉了大王之命，夺取青峰嶺。众女兵!

四女兵　有!

徐鳳英　杀上前去!

四女兵　啊!

　　　　〔同下〕

第 二 場

〔四嘍兵引刘飞虎、江老鼠上，起霸〕

刘飞虎　(点絳脣)霸占青峰，

江老鼠　　　　我又一个霸占青峰，

刘飞虎　　　　論英雄，八面威風!

江老鼠　　　　这几日，我的大便不通。

刘飞虎　大便不通，你就該吃巴豆。

江老鼠　我害怕。

刘飞虎　怕什么?

江老鼠　怕的是拉稀跑肚。

刘飞虎　一蹬兒，兩蹬兒，上头挂着紅杏兒。

江老鼠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刘飞虎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江老鼠　东当鋪，西当鋪，东西当鋪当东西。

刘飞虎　大大王、刘飞虎。

江老鼠　二大王、江老鼠。

刘飞虎　請了！

江老鼠　請了！

刘飞虎　你我弟兄霸占青峰嶺，倒也逍遙自在。只是山寨缺少粮草，这便如何是好？

江老鼠　这有何难！且命嘍罗們下山，拔他們几根烟袋拿上山来，也够你我弟兄使用。

刘飞虎　哎呀賢弟，你好大才小用！想当初抽旱烟使的是白銅鍋、虎皮杆、翡翠嘴，拿上山来，也够你我使用。如今抽的是洋烟卷，每人手里拿着根火燎杆，拿上山来，怎够你我弟兄使用？

江老鼠　且听探馬一报。

报　子　（內）报！（上）

徐鳳英討战！

刘飞虎
江老鼠　再探！

报　子　啊！（下）

刘飞虎　不好了！

（念"扑灯娥"）

心中乱如麻，乱如麻。

江老鼠　兩腿彈琵琶，彈琵琶。

刘飞虎　人說鳳英武艺好，

江老鼠　哪个男兒胜似她！

刘飞虎　　今日下山与她战，
江老鼠　　明日下山与她杀。
刘飞虎　　战战战！
江老鼠　　杀杀杀！
刘飞虎　　杀她不过，
江老鼠　　我趴在地下認干媽。
刘飞虎　得啦，楞叫她打死，别叫她嚇死！
江老鼠　咱們跟她嘎啦嘎啦。
刘飞虎
江老鼠　来呀！帶我的走狗！
四嘍兵　啊！
〔四女兵、徐鳳英上，会陣介〕
徐鳳英　呔！二賊通名受死！
刘飞虎　大大王刘飞虎！
江老鼠　二大王江老鼠！
刘飞虎
江老鼠　你怕我不怕？
徐鳳英　尔等將山寨献出，如若不然，刀下做鬼！
江老鼠　你跟他嘎啦嘎啦！（下）
刘飞虎　徐鳳英啊徐鳳英！我看你年紀小，脚兒好，我劝你下得馬来，跟我拜了天地，你看好也不好？
徐鳳英　一派胡言！放馬过来！
〔起打。刘飞虎原人敗下，徐鳳英原人追下〕

第　三　場

〔“乱錘”。刘飞虎、江老鼠上〕
刘飞虎　哎呀賢弟呀！徐鳳英杀法厉害，如何是好？

江老鼠　我倒有个主意：你蹲下我騎着你。

刘飞虎　你别挨駡啦！

徐鳳英　（內）哪里走！

〔徐鳳英原人上，开打，刘飞虎、江老鼠敗下，徐鳳英原人追下〕

第　四　場

〔刘飞虎、江老鼠兩边上〕

刘飞虎　得啦！你把水都鬧渾啦。我瞧出来啦，她要咱們的青峰嶺。你有主意沒有？

江老鼠　我是一点主意也沒有。这可怎么好哇？

刘飞虎　我倒有主意。

江老鼠　你有什么主意？

刘飞虎　你蹲下。

江老鼠　蹲下干嘛？

刘飞虎　我騎着你。

江老鼠　你别挨駡啦。

刘飞虎　干脆！咱們把青峰嶺讓給她就結啦。

江老鼠　就这么一說，就讓給她？

刘飞虎　讓給她！

江老鼠　讓給她？

刘飞虎　讓給她。不讓給她怎么办？

江老鼠　讓給她就讓給她吧。

刘飞虎　我給她前面引路。

江老鼠　我給她牽馬墜鐙。

徐鳳英　（內）哪里走！

〔徐鳳英原人上〕

徐鳳英　二賊还不將山寨献出？

刘飞虎
江老鼠　得啦！拿您这么个人，干嘛跟我們倆嘎杂子一般見識。您的来意，我們明白啦，情願將青峰嶺，奉送您啦。

江老鼠　我給您哪牽馬，

刘飞虎　我給您哪引路。

徐鳳英　如此帶路上山！

〔同下〕

第　五　場

〔四嘍兵、刘飞虎、江老鼠引四女兵、徐鳳英上〕

刘飞虎
江老鼠　咱們見見新寨主。（向徐鳳英）参見新寨主！

徐鳳英　你二人有何本領？

刘飞虎　我們哥倆，一点能力也沒有。我就会放屁。

江老鼠　我就会尿炕。

徐鳳英　倉庫有何錢粮？快快献出！

刘飞虎
江老鼠　（背供介）有的，椰到咱們哥兒倆这兒啦，那咱們跟她說去。（向徐鳳英）我告訴您說，我們哥兒倆一个大也沒有。我們要是有，不在您身上花，那算我們哥兒倆不会花，我們哥兒倆連飯落子还沒有哪。

徐鳳英　这有何难！这有令旗一面，去到湖北田虎帳下，必然收留你等，去吧！（付令旗介）

刘飞虎　你瞧这个。

江老鼠　念什么？

刘飞虎　这个念"今日准演"的"今"。

江老鼠　这个念"全体大会"的"全"。

刘飞虎　得啦！别胡說啦，这个念"令"。

江老鼠　念令？

刘飞虎　念令。

江老鼠　有什么用？

刘飞虎　用处大啦。咱們进了飯館，什么好吃，咱們要什么吃；什么好喝，咱們要什么喝；一吃一喝，吃的酒足飯飽，咱們拿起这个来，就这么一晃，一个大不給，站起一走。

江老鼠　不用說，人家臭揍一通。

刘飞虎　嘿嘿！人家扒衣裳。

〔江老鼠、刘飞虎下〕

徐鳳英　众女兵，兩廂搜来！

四女兵　啊！

〔四女兵搜介〕

四女兵　四下皆空。

徐鳳英　掩門！

〔同下〕

第　六　場

李　虎　（內）車夫們，趲行者！

〔四上手引李虎上〕

李　虎　虎背熊腰豹子胆，志气凌云八面威。

俺、旗牌官李虎。奉了蔡相鈞旨，押解餉銀，去往山西太原交納。看前面这座高山峻嶺，慣出歹人。嚐！車夫們，弓上弦，刀出鞘，过了此嶺，方保無虞。速速趲行者！

四上手　啊！

〔同下〕

第 七 場

〔四嘍兵、四女兵引徐鳳英上〕

徐鳳英　霸占青峰嶺，耳听报好音。

报　子　(內)报！(上)

山下許多鏢車打此經过。

徐鳳英　再探！

报　子　啊！(下)

徐鳳英　众女兵，帶馬下山！

四女兵　啊！

〔同下〕

第 八 場

〔四女兵、徐鳳英上，四上手、李虎上，会陣介〕

徐鳳英　呔！留下車輛，放你过去！

李　虎　要俺車輛却也不难，通尔的名来！

徐鳳英　听者！俺乃湖北田虎帳下徐鳳英是也。来將留名！

李　虎　听者！俺乃蔡相帳下旗牌官李虎。尔有何本領，擅敢前来劫夺？

徐鳳英　若無本領，焉敢前来劫夺？众女兵，一齐动手！

李　虎　且慢！看此地窄小，这跑，跑不开爷的馬；这耍，耍不开爷的鞭。找一寬闊之地，見个高下。

李　虎　众將官，
徐鳳英　众女兵，　荒郊去者！

四上手
四女兵　啊！

〔双方原人收下〕

第九場

〔李虎、徐鳳英兩边上，打大刀、鞭、鎗，双收下〕

〔四女兵、四上手上，打八股擋，下〕

〔李虎、徐鳳英上，打快槍，下〕

〔四女兵、四上手上，打八股擋，下〕

〔李虎、徐鳳英上，打双刀、槍，徐鳳英下，李虎耍下場，下〕

〔四女兵、四上手上，打八股擋，下〕

〔徐鳳英、李虎上，起打，徐鳳英擒李虎介，下〕

罗 家 窪

王介林藏本

提 要

孙伯权在罗家窪摆設擂台，为女孙桂香(俗称“孙二娘”)选婿。菜园子張青与曹老西上台比武。桂香为張青所擒，結为夫妇。

第一場

〔四女兵、丑丫鬟上，站門。孙桂香上〕

孙桂香　（点絳唇）女中豪强，爱習拳棒，巾幗將，盖世無双。四海把名揚。

（詩）女將生來不可擋，

爱習棍棒与刀槍。

有人中了奴的意，

情願与他配鸞凰。

奴家、孙桂香。爹爹孙伯权，在这罗家窪擺下了招夫擂台。今当上擂之期。丫鬟，你教給她們的武艺，可曾練熟？

丑丫鬟　她們都会啦。我忘啦。

孙桂香　叫她們演來！

丑丫鬟　是。姑娘叫你們操演上来！

〔四女兵操槍介〕

孙桂香　看刀來！

丑丫鬟　是。

〔孙桂香耍刀介〕

孙桂香　来，打道擂台！

四女兵　啊！

〔同下〕

第　二　場

〔四下手上，站斜一字。張青上〕

張　青　众好汉，趲行者！

四下手　啊！

〔众挖門〕

張　青　俺、菜园子張青。罗家窪摆下招夫擂台。俺不免前去打擂。嘚！众好汉，罗家窪去者！

四下手　啊！

〔同下〕

第　三　場

〔曹老西上〕

曹老西　（念）曲曲弯弯路，

层层叠叠山，

雁飞不到处，

人被利名牽。

在下、姓曹，名叫曹老西。我是山西太原府人氏。在京城內开了一座泰山煤厂。是我好吃、好喝、好賭、好嫖，叫人家老也沒劝过来，不到三兩年，把这个煤鋪就关啦。这且不言。聞听人說，罗家窪摆下招夫擂台，說是贏銀子：踢他一脚，也不知給多少；打他一拳，也不知又給多少。老西我不免前去打擂，贏它三五兩銀子，作个盤費也好回家。說走就走啊！（下）

第　四　場

〔四女兵上，站斜一字，丑丫鬟、孙桂香上〕

孙桂香　丫鬟，打道擂台！

丑丫鬟　是。打道擂台呀！

四女兵　啊！

〔众領起，在上場門站斜一字〕

四女兵　来此已是擂台。

孙桂香　一齐上擂！

四女兵　啊！

〔众上擂台介〕

孙桂香　（念）女將上擂台，

了鬟兩边排。

打死不償命！

願者請上来。

請哪，請哪，請哪！

丑丫鬟　姑娘，天兒还早哪，打擂的还沒有来哪。

孙桂香　好好看守擂台。

丑丫鬟　是，我知道。

〔四下手、張青上〕

四下手　来到擂台。

張　青　待我看来。"女將擺下擂，打遍天下無敌手。"众好汉，一齐打上擂台！

四下手　啊！

〔四下手、張青上擂台。張青、孙桂香起打，众护擂，張青、孙桂香双下，众同下〕

第　五　場

〔四下手、四女兵上，起打。連环把子，單收下〕

第　六　場

〔丑丫鬟上，曹老西上〕

曹老西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走了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到哪？說着說着到啦。好高的擂台！哦，上面有人沒

有？

丑丫鬟　你是个干什么的？

曹老西　你問的是我老西？老西是打擂的。

丑丫鬟　你是打擂的？上来上来！

曹老西　叫老西上去，你給老西搬梯子吧。

丑丫鬟　有能力，有本領，自已上来。这兒沒有梯子，不預备那一样兒。

曹老西　那么老西自已爬上去。咳，咳，上来啦。来，我問問你，这打擂是怎么个規矩？

丑丫鬟　我告訴你，打我們一拳，贏銀五兩。

曹老西　这要是踢你一脚，便怎么样？

丑丫鬟　踢我們一脚，贏銀十兩。

曹老西　照你这么說，要是把你打躺下哪？

丑丫鬟　要是把我打躺下——

曹老西　啊，到底兒是怎么样哪？

丑丫鬟　我們不好說。

曹老西　你說吧，不要紧。

丑丫鬟　說出来，我們害臊。

曹老西　說吧，还有什么害臊的？

丑丫鬟　我說啦。

曹老西　你只管說。

丑丫鬟　就是我們的小女婿。

曹老西　这有什么害臊的！来来来，咱們比試比試。

丑丫鬟　慢着！我先瞧瞧你，你有什么本領？先練一練我們瞧瞧。

曹老西　使得。待我老西脫了衣裳。你瞧，这个好不好？

丑丫鬟　这叫什么？

曹老西　这是挑煤的扁担。

丑丫鬟　不好，不好。

曹老西　不好。你瞧这个好不好？

丑丫鬟　这是什么哪？

曹老西　这是担扁。

丑丫鬟　也不好。我們要瞧新鲜的。

曹老西　有新鲜的。你瞧这个好不好？

丑丫鬟　这又叫什么名堂？

曹老西　这叫獅子大張嘴。

丑丫鬟　这个不好。

曹老西　不好，你瞧这个。

丑丫鬟　这又叫什么哪？

曹老西　这叫張嘴大獅子。

丑丫鬟　不好，不好。

曹老西　不好。这么办：你与我老西先比比手段。

丑丫鬟　比手段？使得。来，比呀！

曹老西　招活起来！

〔[illegible]打，一过合，兩过合，曹老西碰丑丫鬟肚子介〕

丑丫鬟　哎喲，哎喲！

曹老西　你不用嚷！这有名堂。

丑丫鬟　什么名堂呀？

曹老西　这叫老西碰碑。你站稳啦，我再碰你一下子。

丑丫鬟　哎喲！（下）

曹老西　你看我腦袋有功夫吧。（下）

第　七　場

〔張青、孙桂香上，起打。孙桂香敗下，張青追下〕

第　八　場

〔曹老西拿棍子上，丑丫鬟拿棍子上〕

曹老西　你打我的！

丑丫鬟　你打我的！

曹老西　你打我的！

丑丫鬟　你打我的！

曹老西　你打我的！

丑丫鬟　眞他媽的攪啊！（下）

曹老西　这个王八日的！（下）

第　九　場

〔四下手、四女兵上，起打。打八服擋，下〕

第　十　場

〔張青、孙桂香上，起打。孙桂香敗下〕

〔張青接四女兵攢，四女兵敗下〕

〔孙桂香上，起打，張青敗下〕

〔孙桂香接四下手攢，四下手敗下〕

〔張青上，漫头，孙桂香被擒。四下手、四女兵兩边上，四下手擒四女兵。孙伯权上〕

孙伯权　啊壯士，且慢动手！

〔四女兵、孙桂香兩边下〕

孙伯权　請問壯士尊姓大名？

張　青　在下張青。請問老丈尊姓大名？

孙伯权　老汉孙伯权。

張　青　原来是老英雄，失敬了！

孙伯权　豈敢！此地不是講話之所，請到庄中一叙。

張　青　老英雄請！

孙伯权　壮士請！

張　青
孙伯权　哈哈哈……

〔尾声，同下〕

高 家 庄

王介林藏本

提 要

高进元探亲，嘱妹秀英看家。峨嵋山大王張龙来犯。秀英女扮男装，出張出庄。进元聞訊即返，恐被寇捉，男扮女裝。适为秀英所擒。秀英戏逼成亲，进元不允，相認之下，始識兄妹，共击寇兵退去。

第 一 場

〔高进元上，院子随上〕

高进元　(引)先人受封，官爵显，展土开疆！

(詩)春来楊柳正發芽，

土內万物都生花。

世間光陰遲天过，

富貴荣华且由它。

小生、高进元。先父在日，受主隆恩，官居九門提督。只生我兄妹二人，一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执掌万貫家財。这且不言。今日天气清和，不免到襄陽岳父家中一行。家院，你在家照应門戶，早晚須要紧防賊盜！

院　子　是。

高进元　請小姐出堂！

院　子　有請小姐！

〔丑丫鬟引高秀英上〕

高秀英　父母早去世，兄妹兩愁眉。

哥哥在上，小妹有禮！

高进元　少禮，請坐。

高秀英　哥哥，喚小妹出来，有何吩咐？

高进元　愚兄要到襄陽探亲，家中之事，妹子吩咐家下人等小心照应，紧防賊盜。

高秀英　哥哥但放寬心。有妹子在家，料也無妨。

丑丫鬟　大相公，你老人家放心，有我們在家，何惧賊盗哪？

高进元　話虽如此，还是小心为妙。家院，帶馬！

院　子　是。

高进元　（唱）幼讀詩書五經通，

文韜武略在胸中。

虽然不比侯公子，

賽过当年明輔公。（下）

高秀英　丫鬟，你姑娘教你的武艺，全会了嗎？

丑丫鬟　还有不到之处，要求姑娘指教。

高秀英　那么，随我到后厅，待我教导于你！

（唱）奴本名門閨閣女，

習学兵法曉戎机。

三略六韜滿腹內，

袖箭穿楊人难敌。

〔同下〕

第　二　場

〔王海、李云、赵德、余青上〕

王　海　面似金剛气軒昂，

李　云　亚賽神將下天堂。

赵　德　眼如銅鈴人皆怕，

余　青　海底撈針碧眼光！

众　　　俺——

王　海　王海。

李　云　李云。

赵　德　赵德。

余　青　余青。

王　海　列位請了！

李　云
赵　德　請了！
余　青

王　海　大王升帳，你我伺候了！

李　云
赵　德　請！
余　青

〔四嘍兵引張龙上，“点絳唇”〕

王　海
李　云
赵　德　參見大王！
余　青

張　龙　兩旁站下！

王　海
李　云
赵　德　啊！
余　青

張　龙　（念）霸占山崗有數年，
　　剛强智勇文武全。
　　虽然难比皇王殿，
　　独占峨嵋半边天。

俺、張龙。弟兄二人，独占四川峨嵋山一帶地界，落草称王。山寨粮草，堆积如山。有心夺取宋室天下，怎耐缺少良將，又無压寨之妻。也曾命头目下山探听，未見回报。

〔报子上〕

报　子　打听高府事，报与大王知。
大王在上，探子叩头！

張　龙　打听哪路軍情？报与某知！

报　子　湖广長沙府有一高进元，家財万貫。他妹十分美貌。特来报知。

張　龙　賞你銀牌一面，再去打探！

报　子　得令！（下）

張　龙　且住！方才探子来报，湖广長沙有一高进元，家財万貫。他妹十分美貌。不免趁此机会扮作客商，去到湖广，搶他妹子，夺取金銀財宝。回得山寨，也好兴事。来，傳二大王进見！

四嘍兵　有請二大王！

〔張虎上〕

張　虎　兩眼明星朗，膂力似虎狠。

大哥在上，兄弟參見！

張　龙　兄弟少禮。

張　虎　大哥，傳弟进帳，有何吩咐？

張　龙　探子来报，湖广長沙府有一高进元，家財万貫。妹子美貌如花。愚兄有心前去，搶他妹子，夺取金銀。你我隨帶嘍兵五百，一同下山，你意如何？

張　虎　小弟願往。只是山寨無人主持。

張　龙　山寨派头目掌管。王海听令！命你帶領三百名嘍兵，把守血字口！

王　海　得令！

張　龙　李云听令！命你帶領嘍兵五百鎮守山口要道！

李　云　得令！

張　龙　赵德、余青听令！命你二人帶領五百嘍兵坐守山寨，紧防官兵搜山！

赵　德
余　青　得令！

〔吹打。張龙、張虎改裝介〕

众　　送大王！

張龙
張虎　　尔等小心鎮守山寨，俺弟兄去也！

众　　啊！（下）

張龙　兄弟，你我此去，須要見机行事。

張虎　兄長言得極是。就此前往！

〔同下〕

第　三　場

〔丑丫鬟、三丫鬟引高秀英上〕

高秀英　（引）春暖花明習兵机，胸藏韜略誰能敌！

（詩）門台九重天，

滿开鳳尾蘭，

每日三变色，

胜似一洞天。

奴家、高秀英。兄長高进元。父母去世，蒙乳母扶养成人。年方十五，兄妹熟習兵法武艺。我兄去往他乡探亲，未曾回来。今日悶坐綉閣，不免帶領丫鬟花园游玩散悶。丫鬟們！

四丫鬟　有！

高秀英　随你姑娘到花园游玩去者！

四丫鬟　是！

高秀英　帶路！

（唱）高秀英出房来心中暗想，

嘆双亲去世早好不悲伤。

迈金蓮来至在太湖石上，

見百花呈美景喜气洋洋。

四丫鬟　姑娘，来此已是蘭园。

高秀英　丫鬟們，采蘭、打拳，打得好的，回綉閣領賞！

丑丫鬟　众位姐姐，姑娘吩咐下来，叫我們采蘭、打拳。打得好，回綉閣領賞。我們来呀！

〔四丫鬟采蘭、扑蝴蝶介〕

四丫鬟　（唱）东边花台花爛燦，

南边花台花更鮮。

西台花朵逞嬌艳，

北台蘭花香滿园。

哈兒嘻，嘻兒哈，哈兒嘻兒哈哈嘻！哈哈一哈哈！

姑娘，采得蘭花，扑得蝴蝶在此。

高秀英　丫鬟，与姑娘打拳玩耍。

四丫鬟　是！

高秀英　（唱）兵法武艺件件全，

要效战国鍾無鹽。

多少名將保金闕，

可惜秀英守家园。

〔四丫鬟演武介〕

高秀英　尔等还有不到之处，我来破解！（演拳介）

（唱）只手划破花世界，

要学太祖走天涯。

伍子胥也曾举过鼎，

刀来！

〔丑丫鬟遞刀，高秀英耍介〕

高秀英　（唱）四面刀花誰敢来！

〔院子上〕

院　子　有事不得不报，無事不敢乱傳。

禀小姐，大事不好了！

高秀英　何事惊慌？

院　子　今有四川峨嵋山强盗来此，要搶小姐上山做压寨夫人，还要夺取金銀財宝！

高秀英　哎呀，不好了！

（唱）听說贼兵闖府門，

秀英心中自思忖。

我兒出外未回轉，

哦，有了！

自有巧計退贼兵。

丫鬟們不要惊慌。我爹爹曾做过九門提督，后楼盔甲甚多。我們女扮男裝一同出府，与贼兵对敌一陣，豈不是好？

丑丫鬟　众家姐姐，后楼还有戏箱行头，头上戴的，身上穿的，嘴上挂的，全都有。我們都扮成男子一样，帮着小姐杀出庄去。小姐，你說好是不好？

高秀英　好，快去裝扮！

〔丑丫鬟、三丫鬟下〕

高秀英　贼子啊贼子！你姑娘出陣，管叫你性命难保！正是：曾習兵家法，何惧贼寇兵！

〔同下〕

第　四　場

〔众百姓上

众百姓　（唱）贼兵搶夺無人敌，

大家逃难走东西。

百姓甲　列位請了！

众百姓　請了！

百姓甲　峨嵋山賊兵下山掠搶，你我只好各顧自家，逃奔四方便了！

众百姓　（唱）同林雀鳥成双对，

　　大限来时各自飞。

〔同下〕

第　五　場

〔“水底魚”。高进元上〕

高进元　俺、高进元。原想探亲他往，一路行来，听得峨嵋山賊兵下山掠搶。是我行至中途，急急回家，保护家財，須速走走也！呀！看那里不知何人失落一个包裹，也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待我看来。（看包袱介）原来都是妇人的衣衫，暫且收下。聞听人言，賊兵遂着精壯的男兒，便擄搶上山入伙。我不免去到树林之內裝扮女子，也免被賊胁迫！

（唱）我本宦門奇男子，

　　無奈扮作女佳人。（下）

第　六　場

〔丑丫鬟、三丫鬟改裝上，起霸〕

丑丫鬟　众位將軍請啦！

三丫鬟　請啦！

丑丫鬟　元帅升帳，我等在此伺候！

三丫鬟　請！

〔四小丫鬟扮女兵引高秀英上〕

高秀英　（点絳唇）盖世無双，女扮男裝，軍威壯，武艺高强，要灭賊兵將！

丑丫鬟
三丫鬟　元帅在上，众将打躬！

高秀英　站立兩旁！

丑丫鬟
三丫鬟　啊！

高秀英　（詩）本帅坐帳大不同，

万人头上逞威風。

今日兴动人和馬，

要把賊兵一扫空！

本帅、高秀英。可恨賊兵扰乱我庄，豈肯容他擅闖？先行！

丑丫鬟　有！

高秀英　人馬可齐？

丑丫鬟　俱已齐备。等候元帅發兵。

高秀英　就此催动人馬，庄口迎敌者！

丑丫鬟　众兵將，催动人馬，庄口迎敌者！

三丫鬟　啊！

〔四嘍兵引張龙、張虎上，会陣〕

高秀英　呔！何处賊兵，扰乱村庄？通名受死！

張　龙　大王張龙。来將通名！

高秀英　本帅高秀英。賊將好好下馬，自受縛綁。如若迟延，管叫尔死在槍尖之下！

張　龙　大王爷到此，尔投順便罢；如若不降，將此庄踏为平地！

高秀英　一派胡言！放馬过来！

〔起打。張龙败下。張虎接打，敗下。高秀英等追介〕

丑丫鬟
三丫鬟　启元帅：前面树木成林，兵馬不能前进。

高秀英　恐有埋伏，人馬列开。先行！

丑丫鬟　有！

高秀英　帶兵入林搜洗！

丑丫鬟　得令！

〔丑丫鬟、三丫鬟兩边下，帶高进元上〕

丑丫鬟　啓元帅：树林內有一女子。

高秀英　帶了上来！

丑丫鬟　女子当面！

高进元　大王饒命啊！

高秀英　抬起头来！

高进元　不敢抬头。

高秀英　恕你無罪。

高进元　謝大王！

高秀英　（背供介）看这女子好生面熟！待我吓他一吓。这一女子，离乱之时，你何不跟随大王回山，做一压寨夫人？

高进元　小女子是有丈夫的。

高秀英　你若不从，可知某宝劍厉害！

高进元　（背供介）啊！这口青鋒宝劍乃是我傳家之宝，怎么落在他手？

高秀英　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誰？一一講来！

高进元　大王听了！

（唱）未曾开言泪湿衣，

叫声大王听端的：

家住湖广長沙地，

五人街前有家門。

我父名叫高金玉，

宋王駕前人馬提。

高秀英　你叫什么名字？

高进元　（唱）大王問我名和姓，
　　　　进元就是我的名。

高秀英　住了！
　　　　（唱）进元本是奇男子，
　　　　妇人假冒男子名。

高进元　（唱）兵慌离乱路难行，
　　　　大王上前看分明。

高秀英　啊！你可是我兄長？

高进元　你是何人？

高秀英　我就是你妹子秀英啊。

高进元　哈哈哈……你是我妹子秀英！

高秀英　是。

高进元　妹子为何这等裝扮？

高秀英　兄長有所不知，今有四川峨嵋山强盜来到我庄，要搶我家金銀財宝，还要搶小妹到他山寨。因此小妹把爹爹盔甲穿上，女扮男裝，与他对敌一陣。那賊敗出庄口，兵馬扎在馬場。兄長你为何女子裝扮？

高进元　愚兄前去探亲，中途聞听人言，賊兵逢着精壯男子，就要擄去入伙。我在中途拾得一个包裹，內中都是妇人衣衫。故尔男扮女裝，以便行走。

高秀英　兄長，你我有一身武艺，小妹并帶有袖箭，何不一同杀出庄口，杀他个寸草不留？

高进元　如此杀上前去！

高秀英　众兵將杀出山口！

众丫鬟　啊！

〔四嘍兵引張虎、張龙上，会陣〕

高进元　呔！賊兵通名受死！

張　龙　大王張龙！小子通名受死！

高进元　少爷高进元！

張　龙　高进元！好好將你妹子送来，与大王作个压寨夫人。如若不然，尔性命难保！

高秀英　賊子休得無礼！看槍！

高进元　一齐动手！

〔起打，打連环。高秀英、高进元原人敗下，張龙原人追下〕

〔高秀英、高进元上〕

高进元　妹子，看这賊兵来得厉害，如何是好？

高秀英　不妨。兄長引他交战，待小妹放出袖箭伤他便了。

高进元　待我引他前来！

〔張龙上〕

張　龙　哪里走？

〔起打。高秀英放箭介，張龙敗下〕

〔众丫鬟上〕

众丫鬟　賊兵杀尽。

高进元
高秀英　就此收兵！

〔同下〕

借女冲喜

苏連汉藏本

提 要

富家公子赵克胜，聘員外女白小姐。赵母聞媳丑，以"冲喜"为名，要員外送女上門，以圖相媳。員外亦聞婿陋，勒逼佃戶之女姚菊英替之，并命安人亲去赵家，亦圖相婿。克胜深惧，命長工卞福替之。兩家互相之下，皆大欢喜，随即拜堂成亲。卞福、菊英系原未婚夫妇，得完配。次日事泄，扭至公堂，結果赵、白二家前婚原配；卞福、菊英欢笑而去。

第 一 場

〔姚祥上〕

姚 祥 （唱）今逢佳节心神爽，

果是人人喜洋洋。

想我姚祥，自从老妻去世，租得白家窰山，每日燒磚做瓦，与女兒菊英相依为命，苦度光陰。且喜菊英倒也孝順。自幼將她許配表侄卞福为婚，約定今春完成花燭。唉！做窰戶人家，一年間只有这几日空閑，新年已到，老汉封窰，歇息数日。适才到大街閑游，偶遇表侄卞福，他愁眉苦臉，不知為了何事。老汉已約他到家中吃杯年酒。不免回家做一准备便了。来此家門。菊英，开門来！

姚菊英 （內）来了！（上）

（唱）耳听門外有人声，

想是爹爹轉回程。

爹爹回来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姚 祥 哈哈哈……兒呀，大街之上悬灯結彩，十分热鬧，果然是一番新年的气象。哦，适才碰見你表兄卞福少时他还要到此吃杯年酒呢。

〔姚菊英羞介〕

姚 祥 这又害什么羞？哪个不知你二人是一对未过門的夫妻！

姚菊英 爹爹，你、你、你、你又来了！

姚　祥　哈哈哈……我只望你們成家立業，也去了为父一樁心事啊！

〔姚菊英羞介〕

姚　祥　啊兒呀！你表兄就要到来，快去备些酒菜吧！

姚菊英　是。

〔卞福上〕

卞　福　（唱）家貧負債如山重，

〔姚菊英上〕

卞　福　（唱）一年辛苦又成空。

姨父开門来！

姚菊英　（开門介）表兄来了？

卞　福　特来与姨父、表妹拜年。

姚菊英　表兄請进！啊爹爹，表兄来了。

姚　祥　卞福兒来了。我們早已备好，快来飲酒吧。

卞　福　姨父在上，孩兒与姨父拜年，願姨父福体安康！（拜介）

姚　祥　哈哈哈……不必拜了。快快坐下吃酒。

〔姚菊英斟酒介，姚祥、卞福、姚菊英同飲介〕

卞　福　唉！

姚　祥　啊！兒呀，为何如此煩悶？有什么心事，快快講来！

卞　福　唉！姨父有所不知，只因孩兒欠下赵府紋銀二十兩，那赵家重利盤剝，利上加利。是孩兒無力償还。那赵家强要兒与他做長工一年，抵还欠債。唉！只怕今春又不能完婚了！

姚　祥　啊，怎么还要与他家做長工么？

卞　福　唉，孩兒也曾与赵家議論。那赵克胜言道，做一年長工，他便將借字退还与我，所欠之債，一笔勾銷，

再無瓜葛了。

姚　祥　既然如此，我兒不必伤心，待等明春还清欠債，完成花燭也就是了。但不知兒几时前去上工呢？

卞　福　明日就要上工。侄兒一来与姨父拜年，二来辞别姨父。

姚　祥　如此我們且飲几杯。菊英，与你表兄斟酒！

姚菊英　遵命。（斟酒介）

姚　祥　（唱）我的兒休得要心头煩悶，

卞　福　（唱）实可恨富豪家做事欺心。

姚菊英　表兄！

（唱）那赵家仗势力心腸毒狠，

劝表兄且忍耐等待明春。

翠　香　（内）啊哈！（上）

（念）人到新年笑哈哈，

大街小巷好繁华。

翠香告了三天假，

串了东家到西家。

喲！到了菊英姐姐門口啦。我得进去給姚伯伯拜个年去。（进門介）恭喜恭喜！姚伯伯，菊英姐姐，我这兒給您拜年啦。

姚　祥
姚菊英　哦，翠香侄女
妹妹来了。恭喜恭喜！快来吃酒。

翠　香　哎，这倒巧得很，卞福表哥也来啦，更得恭喜你啦！

卞　福　恭喜翠香妹！快些請坐！

姚菊英　妹妹用酒。

翠　香　我这兒謝謝您啦！（飲酒介）姚伯伯，卞表哥今年回来啦，您多噜請我吃喜酒哇？

姚　祥　唉！喜酒总是要請你吃的。只是今春請不成了！

翠　香　喲！这是怎么回事啊？您不是說今春給他們完婚嗎？

姚　祥　只为你卞表哥欠下赵家銀錢，他們叫他做長工一年抵还欠債啊。

翠　香　您也別难受。不是就欠他倆錢嗎？等到明年还清啦，看他还能把咱們怎么样！

姚　祥　有錢人家的心腸就是这样毒狠！

翠　香　可不是嗎！就拿我們員外、安人說吧，还不是跟赵家娘倆一样嗎？反正他們都靠着挤兌穷人發財。常言說的好：磚头瓦塊，都有个翻身的日子。难道咱們还能穷一輩子嗎？您瞧卞表哥什么力气活都能干，您那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哪。

姚　祥　唉，有道是：貧賤姻緣总是难哪！

翠　香　您別看穷，可能配着好夫好妻白头到老的

卞　福
姚菊英　有錢的人家呢？

翠　香　有錢的人哪，东挑西揀，挑来挑去，还不是蒼蠅配臭虫！

姚　祥
姚菊英　哈哈哈……
卞　福

姚菊英　妹妹，日后你挑选甚等样人呢？

翠　香　喲！說来說去，說到我身上来啦。我要不看姚伯伯在这兒，我可要說出好听的来啦。

姚　祥　哈哈哈……（伸懶腰介）我吃了几杯酒，有些兒困倦，要到后面歇息歇息。你們要多吃几杯呀，哈哈哈……

翠　香　您歇着去吧！

卞　福　姨父只管歇息，少时侄兒也要告辞了。

姚 祥　菊英，陪你表兄、翠香妹多吃几杯。（向卞福）老汉不陪了，哈哈哈……（下）

翠 香　嘍，表哥，你真行！是不是怕我攪你們哪，你要溜哇？我也不攪你們，呆一会兒我就得回去啦。等我走啦，讓菊英姐姐送你。俗語說得好：表妹送表哥，話兒不怕多；耳朵裝不下，外加一筐籮。

姚菊英　（羞介）哪个送他呀！

翠 香　喲！你別裝着玩兒啦。你不送他；你連东西都給他預备好啦。你当我不知道哪！

姚菊英　你知道什么？

翠 香　那么我問你，你那衣裳是給誰做的？鞋又是給誰做的哪？

〔姚菊英不語〕

翠 香　你們說你們的吧。我知道你擱在哪兒啦，我給你們拿东西去。你們兩人多說点兒体己話吧！（下）

姚菊英
卞 福　眞眞的頑皮！

卞 福　唉！表妹，我二人之事，又要等到明春了！

姚菊英　表兄，你又要走了！

卞 福　表妹不要傷心。等待一年之后，还清欠債，我上山打柴燒炭，积攢銀錢，只等明春……

〔翠香突上〕

翠 香　只等明春……只等明春干什么呀？

卞 福　無有什么，無有什么。

翠 香　你不說听我說，等到明春，春暖花开，你就挑个好日子，請上东村的王老大，西村的李小三……

卞 福
姚菊英　請他們做什么？

翠　香　喲！他們不是吹鼓手嗎？把他們請了来，再雇上一台花花小轎，那时候，老大、小三在前头吹得是滴滴打，打打滴。他（指卞福）在后头跟着，后面还有四个人……

卞　福
姚菊英　那又是做什么的？

翠　香　那四个人兒是抬轎子的，来接姐姐的呀。

姚菊英　呸！蠢丫头！

翠　香　这害什么臊啊？轎子一进門口，哥哥站在这边，姐姐站在那边，姚伯伯在上边坐着，你猜他老人家怎么样？

卞　福　他老人家一定是喜气洋洋，哈哈大笑。

翠　香　錯啦！

卞　福　怎么錯了？

翠　香　他老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說：哎呀我的兒呀！（学姚祥声）

卞　福
姚菊英　（忍不住笑介）眞眞的淘气！

翠　香　我說的对不对呀？那时候，你們就称了心啦。給你，这是你的鞋，你的衣裳。你瞧我們姐姐多疼你呀！得啦，天不早啦，我該回去啦。你們多說点兒体己話兒吧。（下）

卞　福　唉，表妹呀！
（唱）青春流水不复返，

姚菊英　（唱）貧賤姻緣难上难。
表兄莫把妹惦念，（出門介）

卞　福　（唱）等待明春配良緣。

姚菊英　啊，表兄多要小心！

卞　福　表妹請回去吧！（下）

姚菊英　唉！（进門，关門，下）

第　二　場

〔赵母上〕

赵　母　（念）夫君早亡故，
　　　　　　留下千頃田；
　　　　　　家財有万貫，
　　　　　　一子接香烟。
　　　　　　三件大事累死了我，
　　　　　　收租、斗牌、抽水烟。

〔丫鬟暗上〕

赵　母　老身，王氏。不幸夫君早故，留下良田千頃，万貫家財。跟前只有一子，名叫克胜，今年也十八岁啦。这个孩子，就是不务正，成天价吃喝玩乐。是我們老員外在世之时，已然給他定下东庄白員外之女。我只想：白家姑娘是个聰明伶俐的人兒，娶过門兒来，照顧丈夫，服侍婆婆，我可就省了心啦。唉！想不到听人家說，白家姑娘長的又丑，脾气又大，打爹駡娘，是个出名的潑辣貨。要是眞这样，娶过門来，可叫我怎么办哪？唉！这件事眞把我难死啦。有咧，不免把克胜叫来，跟他商量商量。我說丫头，你們少爷哪？

丫　鬟　在門口擲骰子哪。

赵　母　叫他来！

丫　鬟　是啦。有請少爷！

赵克胜　（内）啊哈！（上）

（念）相公生来家当阔，

一天到晚什么事兒也不做。

除去吃喝就玩乐，

一心想娶个好老婆。

母亲在上，兒子有气！

赵　母　呃！"有礼"，怎么"有气"呀？

赵克胜　我說媽呀！人家孩子也老大不小的啦，您也不給人家娶个媳妇。想我日陪黄犬，夜伴金鷄，叫我奈何到几时乎？您不給我娶媳妇，我可不就有气嗎？

赵　母　唉，孩子，不是为娘不替你張罗家小，說了好几家兒啦，人家一打听，你人才不好，不务正業，都不願意給你呀！

赵克胜　媽呀，豈不聞聖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我爸爸死啦，您就应当管教我。我挺好的一塊美玉，就叫您給耽誤啦。

赵　母　你也别埋怨当媽媽的。媽不是給你定下白家姑娘了嗎？人家是有錢人家，又就是一个姑娘，这也对得起你了吧？

赵克胜　媽呀，我听人說，白家姑娘長得又丑，脾气又大，是个出名的潑辣貨。我可不要！

赵　母　唉！亲事都定啦，媽我也沒法子啦。

赵克胜　你不是不給我說媳妇，就是給我說个母老虎，这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呀！那我就一輩子不娶媳妇啦。可是这么說，你們赵家要断子絕孙，可别怪我！

赵　母　孩子，你别着急。想那白家比咱們家也不在以下。再說，又是一个姑娘，賠嫁可少不了哇。这話又說

回来啦，眼見是眞，耳听是虛。人家都說她是潑辣貨，不知道究竟是眞是假。要不是哪，那不是到了手的家当，白白的丢了嗎？

赵克胜　唉，对，有理。那么怎么办哪？

赵　母　还是得亲自看看去。

赵克胜　嗳，不錯，那么我去看看去。（欲走）

赵　母　回来！你干嘛去呀？人家一看你这副人材，你不退她，她可就退你啦。

赵克胜　那么着，您来一趟。

赵　母　我去倒是行。可是她要是眞長的丑，躲起来不見我，那不还是看不見嗎？

赵克胜　喲！这怎么办哪？您要不快一点兒想主意，赵家可要絕了后，那你可别怪我！

赵　母　（想介）嗯，我倒有个主意。

赵克胜　媽呀，您快說吧，别这么慢条斯理的啦。

赵　母　倒不如跟白家去說，就說你有了重病，暂时接媳妇来冲喜。她自然得来啦。到那时候，咱們当面看：要是好的，馬上成亲；要不是好的，就說日子不吉利，改日再拜堂。先打發她回去，过后再去退亲。

赵克胜　嗳，好！（長声傻笑）媽呀，不怪你能發財。

赵　母　那是为娘的命好。

赵克胜　哪是命好哇？人家种地的都說您是“鈎心”，眞是一点也不錯。

赵　母　别胡說八道的啦。来人哪！

〔家院上〕

家　院　安人何事？

赵　母　叫賬房先生，修書一封，你送到东庄白員外那里，

就說少爷有病，明天接姑娘冲喜。

家　院　是。（下）

赵　母　哈哈哈……孩子，来，跟媽吃飯去。

赵克胜　哈哈哈……

〔赵母拉赵克胜下〕

第　三　場

〔白員外、白夫人、白小姐、翠香上〕

白員外　豪富人人夸，

白夫人　岁岁享荣华。

白小姐　奴是一支花，

翠　香　天天想婆家

〔院子上〕

院　子　啓禀員外：赵府差人前来下書。

白員外　書信呈上，来人外厢伺候。

院　子　是。（呈書介，下）

白員外　待我看来。（看書介）唔呼呀，原来赵家要接我兒过门冲喜。

白夫人　什么冲喜？

白小姐　啊！要来迎娶呀？丫头，替姑娘預备轎子！

白員外
白夫人　呃，預备轎子做什么？

白小姐　喲！我婆婆家派人迎娶来啦。預备轎子好把姑娘我抬了去成亲哪。

白員外　呃！不是迎娶，乃是冲喜。

白小姐　管它冲喜不冲喜哪，姑娘要去拜堂去。

白夫人　孩子，你先别着急，是你那姑爷病啦，要接你去冲

喜去，冲你那姑爷的病去。

白小姐　啊！这就叫"冲喜"呀！要是冲的好哪？

白夫人　那就好啦。

白小姐　冲的不好，他就死啦，是不是？

白員外　嗯！什么講話？

白小姐　这也不要紧哪。冲好啦！就拜堂；冲死啦，就拉倒。姑娘我再坐原轎子回来，不就完了嗎？

白員外　呃！冲死了你要守一輩子的寡，回不来了！

白小姐　那我就不去啦。

白夫人　呃！咱們是有体面的人家，怎么能不去哪？

白小姐　守寡呀！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白員外　若是姑爷病体好了，你不去，丢了这門有錢的亲事，休得后悔！

白小姐　丢了这門有錢的亲事，你不会再給我找嗎？

白夫人　哎喲！你也不拿鏡子照一照？你那模样，远近都出了名啦。就連这門亲事要不是媒婆說了謊，人家赵家就会要你啦。

白小姐　哎喲天哪！（哭鬧）我活不了啦！丫头，給我拿刀去，我抹脖子！别人說我不好看，还有可說；你們这两个老不死的也說我不好看，这能怪我嗎？这都怪你們，哎呀！（哭喊）

白員外　哎呀呀，你偏惹她生气，眞眞的無有主見！

白夫人　那么你有主見，人家接你女兒来冲喜来啦，看你有什么好主意！

白員外　唉！这赵家姑爷怎么就偏偏的病了？若是不去，赵家一怒，亲事豈不就做不成了？唉！若冲得好倒也罢了。

白夫人　你还有主意哪？要冲好了更坏啦！

白員外　怎么？

白夫人　你想啊，咱們这个女兒，長得这个模样，这回要上赵家冲喜去，当面一看，可就好有一比！

白員外　比做何来？

白夫人　破包子——

白員外　此話怎講？

白夫人　可就露了餡啦！那时候啊，恐怕这門亲事更不成啦。

白員外　安人，难道你未曾听說，那赵公子就像媒婆說的那样一表人才嗎？

白夫人　旁人的閑言閑語，說那公子又丑又蠢，可誰又知道是真是假哪？

白小姐　什么，姑爷長得难看？哎喲我的天哪！拿我这么一朵鮮花，怎么能插到狗屎上哪？我可不嫁給他！

白夫人　孩子，别人閑言閑語不能听，你姑爷好看極啦。

白小姐　唉！天哪！我想不嫁吧，又怕丢了个好的；我想嫁他吧，又怕嫁了个丑的，可真把我难死啦！哈哈！你們倆是誠心跟我过不去呀！哎喲！我哪輩子缺了德，修下了这么兩塊料呀！哎喲我的天呀！（哭鬧介）

白員外
白夫人　唉！

白夫人　嗳，員外，我倒有个主意。

白員外　安人有何妙計？

白夫人　除非有人替女兒前去冲喜，要是冲好嘍，接回来另行拜堂；要是冲死啦，反正女兒在家里哪，也不怕他，往后再想主意。

白員外　唷！不錯！安人果然是妙計。只是叫哪个前去呢？

白夫人　这个！哎喲，丑的丑啦，小的又小啦。嗳，有啦，那个租咱們家窰山燒窰的姚祥，倒有个閨女，長得不錯，要是能借她去——

白員外　嗯，只怕她不肯。

白夫人　他租咱們家的窰山，又欠咱們家的租錢。

白員外　嗯，他要不肯，我就要收回窰山，催討欠債，活活將他全家餓死！

白夫人　这不結啦！

翠　香　（背供介）哎呀慢着！他們要逼着姚家姐姐前去冲喜，这可怎么办哪？（想介）

白夫人　孩子，你爸爸借姚家的姑娘替你去冲喜，你就别着急啦。

白小姐　借女冲喜？

翠　香　（搖手介）小姐，小姐，可借不得！

白小姐　（暗問）怎么借不得？

翠　香　那姚家姑娘長得好看極啦，要是借她去冲喜，赵家一看，留她拜堂成了亲，不就沒你的份兒了嗎？

白小姐　嗳，不錯。媽呀，借不得！

白夫人　怎么借不得哪？

白小姐　姚家姑娘長得好。要是赵家留下拜了堂，我可怎么办哪？

白夫人　这个！

白員外　哎呀，这倒难了！

白夫人　（想介）呃！这有何难？我又有一个兩全之計。

白員外　安人又有何妙計？

白夫人　把姚家姑娘借了来，叫咱們姑娘扮个丫头，跟着我

一塊去，不拜堂便罢；要是拜堂，入洞房的时候，把我閨女換了进去，这不是兩全之計嗎？

白小姐　（拍手介）好極啦，好極啦！要是姑爷長得好，我就入洞房；要是姑爷長得不好哇，就叫那姚家姑娘跟他入洞房。好極啦，好極啦！

翠　香　嘿，小姐使不得！

白小姐　怎么使不得？

翠　香　誰都知道白家就有你这么一个閨女，要是拜了堂，人家还当你出嫁了哪，再也沒人上門兒来求亲啦。你呀，要做一輩子的老姑娘！

白小姐　喲！那可怎么办哪？

翠　香　这有什么难办的？反正安人也跟着去，你就叫她跟赵家去說，要相相姑爷，要是相的好，就換你拜堂；要是赵家姑爷長得难看，你們就当天回来呀，回来再跟他退亲哪。

白小姐　嗳，你这个主意倒不錯。媽呀，您不是也跟着去嗎？到那兒您跟赵家說，要亲自看看姑爷的病。您要是相的好哇，就換我拜堂；要是相的不好，当天去，当天回来。我可不拜堂，要拜堂你跟他拜吧！

白員外　哦，这倒有理。我們就对来人說，安人也要前去探望姑爷病症；你們一同前去，当天去，当天回，豈不是好哇！

白夫人　这倒不錯。可是咱們得跟人家借姑娘去！

白員外　何須去借！將那老兒喚来也就是了。

白夫人　誰去叫他去呀？

翠　香　小姐，我認得他們家，叫我去得啦。

白小姐　爹呀，翠香認得他們家，叫她去叫去吧。

白員外　倒也使得。翠香，速將姚祥叫来！

翠　香　是啦。

白員外　安人后面歇息去吧。正是：借女去冲喜，

白夫人　自己不吃亏。

白小姐　好像变戏法，

〔白夫人、白小姐下〕

翠　香　不定誰寃誰！（下）

白員外　家院快来！

〔院子上〕

白員外　赵家的来人叫他回去，就說修書不及，照書行事。

院　子　是。（欲下）

白員外　轉来！还須与他說明，此番冲喜，安人也要一同前去，探望姑爷的病症，当天去，当天回。記下了無有？

院　子　知道了。

白員外　下去！

院　子　是。（下）

〔翠香引姚祥上〕

翠　香　姚伯伯，剛才我跟您說的事，您都听清楚了沒有？不用害怕，您就答应他。

姚　祥　唉！話虽如此，只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呀！

翠　香　姚伯伯，您不用担心，放大了胆子去見他，都有我哪。

姚　祥　唉！

翠　香　員外，姚祥来啦。

姚　祥　与員外叩头！

白員外　哎呀，快些起来，快些起来。嗯，請坐，請坐！

姚　祥　小老兒不敢。

白員外　坐下好講話呀。

〔姚祥边椅坐介〕

白員外　嗯，請来上坐！

〔白員外搀姚祥上手椅坐介，姚祥惊慌失措介〕

白員外　姚祥，請你到此，与你借样东西，你可应允？

姚　祥　員外說哪里話来？小老兒的东西，員外喜欢什么只管拿去。

白員外　老夫要借你的女兒。

姚　祥　啊！借我的女兒何用啊？

白員外　借女冲喜。

姚　祥　这！

白員外　姚祥，只因我女兒許配赵公子，那赵公子身染重病，赵家差人前来，接我女兒前去冲喜。我女兒不肯前去，故尔特地向你借女冲喜。

姚　祥　哎呀員外呀，我那女兒已然有了人家了，焉能借出替你女兒前去冲喜？員外，这万万使不得！

白員外　（怒介）怎么使不得？

姚　祥　唉，員外开恩吧！

白員外　使不得就罢了。老夫要把窑山收回自用，你欠我的錢即刻还清！

姚　祥　这个！

白員外　你若应允，我就不收回。

姚　祥　你、你、你……唉！这岂不是逼迫于我？

白員外　借不借在你，收不收在我，哪个逼你？

姚　祥　唉！員外，我欠你几兩銀子，到下月一定奉还。还望員外开恩，寬限几日吧！

白員外　姚祥，我向你借女冲喜，也是抬愛于你。你若应允，老夫也不亏待于你。銀子不但不要，那窖山任你使用。喏，借字也退还与你。

姚　祥　員外，我……

白員外　你若执意不肯，莫怪老夫翻臉無情！你肯是不肯？

翠　香　員外，員外，您干嘛跟他生这么大的气呀？要气坏了您的身体，可值得多呀！您先后边歇会兒去，全有我啦。

白員外　嗯！豈有此理！哼！（怒視姚祥下）

姚　祥　这便如何是好哇？

翠　香　姚伯伯，依我看，不去是不行啦。我們員外向来翻臉不認人。他要真收回了窖山，叫您还賬，那就吃了眼前的亏啦。我不是跟您說了嗎，这回到赵家冲喜，我都給您想好啦。这回我們安人、小姐都去，我也跟着去，要是拜堂，他自然会把小姐調換上去，說明了是当天去，当天回。就是不回来，我也会想主意，把菊英姐姐放回来。您放心吧，都有我啦。

姚　祥　話虽如此，只是卞福正在赵家做長工，若是遇着，多有不便哪！

翠　香　这又怕什么的，只要托人給他帶个信兒，叫他早作准备，到时候我也跟了去，我就会招呼他，菊英姐姐不就更有了照应了嗎？

〔白員外暗上，怒目視姚祥〕

白員外　他可曾应允？

〔姚祥斜視白員外，怒而不言〕

翠　香　員外，他答应啦。姚伯伯，您就跟他說答应啦。

姚　祥　好，我应允就是。

白員外　嗯，早若如此，老夫免生許多惡气。姚祥，老夫今后也不会亏待于你。

翠　香　員外，后边歇息去吧！

〔白員外下〕

翠　香　姚伯伯，您放心吧。

姚　祥　唉！

〔同下〕

第　四　場

〔赵母，赵克胜上〕

赵　母　差人去送信，

赵克胜　未見轉回程。

〔家院上〕

家　院　書来信往，兩腿奔忙。

参見安人！

赵　母　罢啦。書信可曾送到？

家　院　書信已然送到。白員外言道，修書不及，就依安人書信行事。只是白安人言道，要随女兒一同前来探望公子的病症；并說道，当日来，当日便要回去。

赵　母　哦，白安人也要来嗎？

家　院　正是。

赵　母　嗯。你先下边歇着去吧。

家　院　是。（下）

赵　母　哎喲孩子，你那岳母也要来看你，这可怎么办哪？

赵克胜　看就叫她看吧，丈母娘看姑爷，越看越爱看。

赵　母　哎喲，你也不照照鏡子！就你这个模样，要是叫人家看見哪，亲事可就做不成啦！

赵克胜　喲，那可怎么办哪？

赵　母　是呀，我也沒主意啦。

赵克胜　媽呀，您不赶快想主意，我要娶不上媳妇，你們赵家要絕了后，可別怪我呀！（急介）

赵　母　嗯，你先別着急。（吸气介）嗯，嗳有啦，除非找一个人替你——

赵克胜　媽呀，您怎么越老越糊塗啦？这娶媳妇有叫人替的嗎？

赵　母　唉！就替你拜堂。可是讓我哪兒找个替身去哪？

赵克胜　媽呀，这倒有一个現成的。

赵　母　誰呀？

赵克胜　咱們家長工卞福，長得倒不賴。叫他替我，他还敢不答应嗎？

赵　母　嗳，好。那么你就跟他去說吧！（下）

赵克胜　我找他去。有錢能买鬼推磨，拐弯抹角，我要弄个好老婆！（下）

第　五　場

〔卞福上〕

卞　福　且住！适才李老伯帶信前来，言道，菊英妹被白家借来与赵家冲喜。想赵家哪里是借女冲喜，分明是相女成亲。那时节若有差錯，叫我如何是好？思想起来，眞眞气……气煞我也！唉！也只好見机行事便了。（欲下）

〔赵克胜上〕

赵克胜　嗳，嗳，嗳，卞福，別走，嘿，我跟你有話說。

卞　福　做什么？

赵克胜　你、你、你上哪兒去呀？

卞　福　到田中操作。

赵克胜　呃！别干活啦。大相公給你一个美差，一不要你出力，二不要你出錢。要是办好啦，我还要重重的賞你。

卞　福　哼！你不問我要債，就是好的了。

赵克胜　呃！你要替我办成啦，你該我們家的錢，全不要啦。

卞　福　做得便做，做不得，便不能做。

赵克胜　不是叫你干别的，叫你替我——做会兒新郎官。

卞　福　替你做新郎官？

赵克胜　嘿，别嚷！不瞞你說，明兒个我們家接新娘子过門，我媽怕我腦袋長得不好，不能見丈母娘，你就替我一会兒。嘜，可是这么說，入洞房可不能替我啊，你看怎么样？

卞　福　(背供介)嗯，原来他叫我替他相亲。那时节少不得我表妹也要前来。不如趁此机会，答应了他，再做道理。(向赵克胜)叫我替你不难，只是明日宾客甚多，若叫我叫你母亲做娘，叫你岳母做丈母娘，哼哼！是万万不能够的！

赵克胜　唉，叫不叫都在你。你只要答应啦，就叫她狗，也沒关系。大相公媳妇到了手，你欠我們家的錢哪，我都不要啦。

卞　福　空口無憑！

赵克胜　我給你立个字据，

卞　福　当面立来！

赵克胜　有的。你知道大相公要賴賬啊，好小子，真有你的！

卞　福　还不写来？

赵克胜　别忙！我知道你像不像啊？这么着，你上后边把我的衣裳穿起来，我这兒給你写着。

〔卞福下〕

赵克胜　为了媳妇，便宜了这小子。唉，大相公活了半輩子，头一回吃这硬亏呀，沒法子。（写字据介）

〔卞福换服上〕

卞　福　还不把字据交付与我？

赵克胜　别忙别忙！（看卞福介）眞有像兒！嘿，人是衣裳馬是鞍。卞福啊，明兒个大相公扮个院子，咱們先演習演習。

卞　福　家院！

赵克胜　有。

卞　福　帶路！

赵克胜　归你！（交字据介）

〔同笑下〕

第六場

〔赵母上〕

赵　母　巧計安排稳，今日看新人。

〔家院上〕

家　院　啓禀主母：白安人帶領小姐过府来了。

赵　母　快点兒叫你們少爷出堂。吩咐有請！

家　院　是。有請少爷出堂！有請白安人！（下）

〔吹打。白夫人上〕

赵　母　哎喲！这不是白亲家母嗎？

白夫人　哎喲！这不是赵亲家母嗎？

赵　母　今兒个什么風兒劳动亲家母，还亲自送小姐上門来！

白夫人　喲！亲家母，不瞞您說，要不是您亲家公这程子跑肚拉稀，紅白痢疾，我早就望看您来啦。

赵　母　不敢当啊！亲家母，小姐也来了嗎？

白夫人　来啦。

赵　母　来了嗎？在哪兒哪？（踩白夫人脚介）

白夫人　哎喲，媽呀！

赵　母　喲，这是怎么說的！踩着您啦？

白夫人　不要紧，不要紧，沒碰着您哪。公子的病好了沒有？

赵　母　好啦，我都把他們叫出来啦。

白夫人　在哪兒哪？（碰赵母額介）

赵　母　哎喲，媽呀！

白夫人　喲，这是怎么話兒說的！沒碰着您哪？

赵　母　不要紧，您腦袋倒不覺着疼啊？

白夫人　亲家母，您把公子請过来，我看看。

赵　母　亲家母，您把小姐請过来，我看看。

白夫人　那么咱們一塊兒叫。

赵　母　好，好，就这么办吧。

白夫人／赵　母　請公子／小姐来！

〔家院推卞福上，赵克胜随上〕

〔翠香推姚菊英上，白小姐随上〕

白夫人／赵　母　哎喲，好个整齐的公子！／小姐！

〔赵克胜挤前看姚菊英介，白小姐挤前看卞福介，各現丑态介〕

翠　香／家　院　嘿！哪兒来的？好不懂規矩！

赵克胜　（拉赵母一边）娘，好極啦！赶快拜堂！

白小姐　（拉安人一边）娘，好極啦！我可不回去啦。

赵　母
白夫人　别着急，等媽跟他們說。

（姚菊英見卞福作詢問狀，卞福指赵克胜，暗示自巳代替介，翠香会意，向姚菊英耳語介，姚菊英会意介）

赵　母　亲家母，您瞧我够多糊塗！說了半天話兒，还沒請您进去哪。請吧！

（众进門介，坐介）

赵　母　孩子，上前見过你的岳母。

（卞福向白夫人施礼，赵克胜急欲向前，赵母急拉介）

白夫人　罢啦，（拉住卞福細看，喜介，向姚菊英）孩子，过去給婆婆見个礼兒去。

（翠香推姚菊英与赵母施礼，白小姐急欲向前，翠香急拉介）

赵　母　罢啦，罢啦。（拉菊英細看，喜介）喲，長得可眞俊哪！

（卞福、姚菊英各回原位）

（赵克胜拉赵母一边，白小姐拉白夫人一边）

赵克胜
白小姐　我說您哪兒听来的，說我老婆/姑爷長得难看？您瞧，这不是跟天仙/才子一样嗎？

赵　母
白夫人　我也納悶呀，人人都說長得难看，怎么今兒个变了样兒啦？嗯，恐怕其中有詐！

赵克胜
白小姐　管他眞假哪！今兒个就要拜堂。

赵　母
白夫人　你别着急。等我詐詐她。她要是敢拜堂，就是眞的；她要是不敢拜堂，就是假的。

赵克胜 白小姐　假的也好，我就要他做媳妇/姑爷啦。

赵　母 白夫人　哎哟，你又見不得人，你就别嚷啦。

〔赵母推赵克胜，白夫人推白小姐至后，入坐介〕

赵　母　亲家母，不瞞您說，这回我們家虽然是接姑娘来冲喜，样样都沒敢馬虎，还不是跟办喜事一样嗎？相面的先生早就給我們孩子相过面，說他是福大、量大、造化大，就是年輕的时候犯小人，常被旁人閑言閑語，暗中的伤害。还說过，一成了亲，魔星可就退啦，造化可就来啦，將来做官为宦，夫妇白头到老的。亲家母，您看这像貌可是天生的，有憑有据，小人的風言風語可不能听，要是听啊，可爛耳朵呀！

白夫人　喲！亲家母，不瞞您說，这回我們姑娘虽然是过門冲喜，我們也預备得头头臉臉的，还不是跟成亲一样嗎？我們姑娘虽不是金胳膊、玉手、桂花手指头，可是相面的先生也說过，他是个夫人命，將来有六十年的帮夫运哪，兒孙滿堂。就是姑爷八字欠一点，姑娘命好，三灾八难，可都折过去啦。您看今兒个一冲喜，不是就把姑爷的病給冲好了嗎？亲家母，八字是命里注定的，眞金不怕火煉，命大还怕犯小人？亲家母，您說对不对？

赵　母　喲！亲家母，常言說的好：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們是实心实意的都預备好啦，就等着新人拜堂啦。

白夫人　亲家母，咱們生兒养女的人好比做买卖的，有貨不愁卖。

赵　母　好，好，好！亲家母，明人不說暗話。今兒个难得

您也跟来啦，我兒子的病也好啦。依我看哪，媳妇也不用回去啦。不如住在我們家，揀个好日子，給他們小兩口成亲吧！

白夫人　噢，（想介）那也好。我們先回去，您几时挑好了日子，我們姑娘再过門。

赵　母　（假笑）住在这兒，还能慢待了您哪？

白夫人　那……我知道您挑到几兒去呀？

赵　母　好；那我就不挑啦。

白夫人　我們也不走啦。

赵　母　我是眞錢不买假貨。

白夫人　我是眞貨不卖假錢。

赵　母　誰是假的？你是假的！

白夫人　你是假的！

〔赵母、白夫人急吵介〕

翠　香　哎喲，哎喲！兩位亲家母先別吵，你們誰也不知道誰是眞錢，誰也不知道誰是眞貨。要想知道是眞是假，嗯，除非是現买現卖，（向赵母）您敢現买？

赵　母　她敢現卖，我就敢現买。

翠　香　（向安人）您敢現卖？

白夫人　她敢現买，我就敢現卖。

翠　香　好極啦！（拍手笑介）一个現买，一个現卖，可見得都是眞的啦。我看哪，也不用挑日子啦，丁是丁，卯是卯，今兒个就好，誰要不拜堂，那可就是假的嘍！

赵　母　好，今兒就拜堂！

白夫人　好，拜堂就拜堂！

翠　香　好哇，这才是千里姻緣一綫牽，儐相、喜娘，赶快吹打起来！

翠　香　贊礼上来！

〔吹打。儐相、喜娘上；与卞福、姚菊英披紅挂彩介〕

儐　相　伏以：

一塊沉香木，

雕刻玉馬鞍，

新人朝上拜，

步步保平安。

〔赵克胜、白小姐俱欲上前拜堂介，被赵母、白夫人拉一边介〕

赵克胜　好好好，你拉住我，不讓我拜堂，我媳妇要到不了手，我可跟你玩命！

白小姐　好好好，你拉住我，不讓我拜堂，我姑爷要丢啦，我可不活着啦！

白夫人　死丫头，怕什么的，到了晚上，你不会把菊英調換出来！

儐　相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卞福、姚菊英拜堂介，喜娘攙扶下〕

翠　香
家　院　与夫人道喜！

赵　母
白夫人　下面領賞。

翠　香
家　院　謝夫人！

〔翠香、家院下〕

赵　母　亲家母請啊！

白夫人　亲家母請啊！

〔同下〕

第　七　場

〔翠香拉白夫人、白小姐上〕

翠　香　安人，您看新人都入了洞房啦，您还不快拿个主意

哪？

白夫人　哎喲，我有什么主意呀！(想介)嘤，赶快把菊英調出来。

翠　香　那可使不得！新郎官一知道，不就坏了嗎？

白夫人　(無計可施介)那可怎么办哪？

翠　香　我倒有个主意。

白夫人
白小姐　什么主意，你快說啊！

翠　香　您就說我是小姐陪房丫头，小姐离不开我。晚上我就睡在新房的外头屋，等到更深夜靜，您帶小姐来，我在里边做个內应。(想介)嗯，您拍巴掌当暗号，我在里边咳嗽当暗号。到那时候，人不知、鬼不覺，偸偸地把菊英換出来，把小姐換进去，等到天明生米煮成熟飯，还怕他們什么？

白小姐　好極啦，好極啦。

白夫人　好好好，就这么办。我帶着你跟赵亲家母說去。

〔同下〕

第　八　場

〔吹打。卞福、姚菊英上〕

卞　福　表妹！

姚菊英　表兄！

卞　福　你我不是做夢么？

姚菊英　不是做夢。

卞　福
姚菊英　唉，表妹
表兄啊！

卞　福　(唱)今日相逢如夢境，

姚菊英　(唱)怎不叫人痛傷情。

〔起初更。翠香持灯上〕

翠　香　恭喜新郎官！賀喜新娘子！我这兒給你們道喜。

卞　福
姚菊英　翠香妹，不要取笑了。

翠　香　什么取笑！难道你們成亲还是假的嗎？

卞　福　这是別人家中，如何使得？

翠　香　哎喲！哎喲！你眞是大傻瓜！他們兩家子，你蒙我，我騙你，沒想到倒把你們小倆口給成全啦。你們成你們的亲，还怕什么呀！

姚菊英　只怕他們不肯甘休。

翠　香　不錯，到了晚上，他們都得来吵来。可是，不要紧！

〔翠香向卞福、姚菊英耳語，又拍掌，咳嗽介。卞福、姚菊英笑介〕

翠　香　一切都有我哪。別錯过了良辰吉日，快去入洞房吧！

〔卞福、姚菊英羞介，翠香推卞福、菊英下，上門、擲椅頂門，拍胸、伸懶腰介〕

翠　香　阿弥陀佛！功德圓滿，可把我給累坏啦。待我把守南天門，靜等着一場好戏呀！

(唱)我翠香做事兒性情直爽，

用巧計成全了美滿鴛鴦。

今夜晚一对笑一对懊丧，

这也是富豪家做事荒唐。

我这里把巧計安排停当，

且等到夜深时再把他們来誆。

〔起二更。赵母拉赵克胜摸上。赵克胜头碰墙介，赵母急拉赵克胜至門前。翠香惊覚，作准备介。赵母摸門环，暗示赵克胜叩門环，赵克胜叩門环介〕

翠　香　誰呀？

赵克胜　（吞吞吐吐地）我……少爷！

翠　香　少爷睡啦，有話明兒再說吧。

赵克胜　（急叫）开門！开門！

〔翠香不理介〕

赵克胜　卞福，你这小子啊！你不出来，我可要踹門啦！

〔赵母急制止赵克胜介〕

翠　香　哎喲小姐！（学姚菊英語）做什么？（用本語）外面唧唧喳喳的，八成有賊啦！（学姚菊英語）哎呀翠香！快快喊人捉去見官！（用本語）是啦。等我点起灯来照照看。我去叫安人去。（裝腔做势地）拿根門閂，把他逮住，送到官里当賊办！

〔赵母聞听急拉赵克胜下〕

〔翠香扶門听介，暗笑介〕

〔起三更。白夫人、白小姐摸上，至門前，拍掌介〕

〔翠香暗笑，不应。白夫人、白小姐焦急介，又拍掌〕

〔翠香突然大声咳嗽〕

翠　香　（学卞福語）丫鬟！（故作惊惧，本語）嗳，姑爷！（学卞福語）外面有了动静，待我点起灯来，出門观看，若是賊人定要將他捉来送官！（用本語）姑爷，外面不是人，是——（学卞福語）是什么？（用本語）是——

〔白小姐急介，学猫叫，翠香暗笑介〕

翠　香　（用本語）是只野猫。（学卞福語）只怕不是吧？待我出去看来！（故作惧声，用本語）是啊，您不用出来啦。

〔白夫人、白小姐惊跌介，急跑下，翠香暗笑介〕

〔起四更。赵克胜怒上，赵母在后拉介〕

〔另一边白夫人推白小姐上〕

〔赵母怕事敗，急止赵克胜，挺身上前推赵克胜下〕

〔白小姐惊魂不定，不敢上前，白夫人責其無用介。白小姐憤然退下〕

〔白夫人向前。赵母、白夫人互摸至門前，手触門环，环响，二人一惊，觉得对面有人，暗中面对面，左、右、中三次注視介〕

〔翠香起，持燭藏于門后，听介。赵母、白夫人大惊，赵母踩白夫人脚介，白夫人碰赵母头介，同时“哎喲！”一声摔倒〕

〔翠香急开門。赵母、白夫人大愧。赵克胜、白小姐聞声急上，見有灯光，忙避下〕

翠　香　喲！这不是亲家太太嗎？嘿！这不是安人嗎？

赵　母　（起介，看白夫人怀疑介）亲家母，您上这兒干什么来啦？

白夫人　（起介，对赵母怀疑）亲家母，您也跑到这兒干什么来啦？

赵　母　（稍想）这是我自己的家。我們孩子从小沒离开过我，我怕他晚上踹被窩。

白夫人　我們姑娘养的嬌，从小就跟我睡。我不放心，故此来看看。

赵　母　这么大的閨女，还要你看！

白夫人　这么大的兒子，还非得用你給蓋被窩哪？

翠　香　兩位亲家母，都不用不放心。依我之見，今兒晚上你們兩人睡在一塊兒，省得你怕我乱跑，我怕你乱串的。

赵　母　好，亲家母，那么就請吧！

白夫人　好，請吧！

〔赵母、白夫人下〕

翠　香　眞是現世現报！吵得姑娘一宵都沒睡覚。（伸懶腰介。起五更）唉，这下兒可好啦，天快亮啦，也不怕人来吵啦，我再好好兒睡个早覚吧。（打哈欠，关門，下）

第　九　場

〔赵克胜拉赵母上〕

赵克胜　反啦反啦！長工霸占东家的新娘子，我非杀了他不

可！我拉他見官去！

赵　母　你瘋啦！你要干嘛？

〔白小姐拉白夫人哭哭啼啼上〕

白小姐　天哪！一个穷丫头，占了我的好姑爷，我可不活着啦！（哭嚎）

白夫人　你要作死啊！你嚷什么？

〔赵克胜、赵母、白小姐、白夫人走至台中相遇，互相怀疑介〕

赵克胜　（挣脫赵母手，叫門）呔！快开門！快开門！

〔翠香揉眼上，聞吵声，招呼卞福、姚菊英上〕

赵克胜　开門！开門！

翠　香　开門就开門，嚷嚷什么？

〔翠香开門介，卞福、姚菊英随出〕

赵克胜　（扭住卞福）好！好！好！我叫你替我一会兒，怎么入洞房你也替我？我非跟你打官司不可！

〔白小姐拉姚菊英介〕

白小姐　好不害臊！借你来冲喜，你倒好，你圓起房来啦！

白夫人　什么，女婿是替的？

赵　母　什么，媳妇是借的？

赵　母
白夫人
赵克胜
白小姐　都是假的！

〔赵克胜、白小姐暴跳如雷地大喊大叫〕

翠　香　别吵，别吵！分明是一对眞的，怎說是假的哪？这是長工卞福，这是窮戶女兒姚菊英，他們是表兄妹，自幼訂婚，如今男的是你們借的，女的是你們借的，他們是刘备招亲——弄假成眞。

赵　母
白夫人　（惊介）眞的哪？

翠　香　(至赵克胜前，向白夫人)喏喏喏，这是你的眞女婿。

〔白夫人、白小姐同吸一口气〕

翠　香　(至白小姐前，向赵母)喏喏喏，这是你的眞媳妇。

赵　母
赵克胜　啊！

〔赵母、赵克胜同吸一口气〕

赵　母　好你个老不死的，騙我的兒子！

白夫人　你騙我們的嫁妝！

赵　母　我非跟你算賬不可。

白夫人　我跟你拼啦！

〔赵克胜拉赵母哭喊要老婆，白小姐拉白夫人衣哭喊要姑爷〕

姚　祥　(內)还我的女兒来！

白員外　(內)你好大胆！

〔姚祥扭白員外上〕

姚　祥　还不还我的女兒？

〔白員外見众惊介、放手介〕

姚菊英　爹爹！

姚　祥　我兒怎么样了？

翠　香　姚伯伯，您别着急，昨兒个晚上，菊英姐已經跟卞福哥成了亲啦。

姚　祥　(惊喜)啊！

赵克胜　(大呼)見官去！

赵　母　(暴怒)見官去！

白夫人
白小姐　(怒急)見官去！

白員外　好，見官就見官！

〔众扭下〕

第　十　場

〔堂鼓声。四衙役，二班头——一捧簽筒、一执酒壺上，县官抱印

上，至台口，瞪目伸舌，縮头欲回，二班头攔住，县官無奈，打了一个呵欠，坐桌里椅子，曲肘睡介，呼声〕

甲班头 （山西口音）头兒，老爷又睡着啦！

乙班头 （山东口音）嘿，喝了就睡，睡醒了又喝！

众 （內）寃枉！

甲班头 老爷，来了打官司的啦，来了打官司的啦。

县官 （醒介）来来来！（口吃介）来了炸丸子啦？

乙班头 什么炸丸子？来了打官司的啦！

县官 傳！

甲班头
乙班头 打官司的上堂回話！

〔姚祥、白員外、卞福、赵克勝、赵母、白夫人、姚菊英、白小姐、翠香上，跪，齐喊寃介〕

众 寃枉！

县官 什么乱七八、八、八糟的！（看介）嗬！怎么这么一、一、一大堆呀？我、我說，你們誰、誰、誰是原告，誰、誰、誰是被告啊？

众 我是原告。

县官 嗬！都、都、都、都是原告。那么老爷我是、是、是被告啊？誰、誰、誰也不、不、不許說話，老、老爷我点一点，点、点、点牛眼，牛眼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豆腐渣，就、就是他！（指翠香）得，就、就、就是你，你說吧。

翠香 老爷，我跪着說不出話来。

县官 那么你、你就站起来。

〔翠香起介〕

县官 干脆，都、都、都起来得啦。

〔众起介〕

翠香 老爷，他借他的女兒，借到他家冲喜；他借他跟他拜

堂，他拜了堂，他沒拜堂，他告他，他又告他，他又告他……

县　官　哎喲！别、别、别說啦。这簡直、直是——

（念数板）

罗里罗索一大車，

急的老爷把汗攞。

眞的眞，假的假，

沒法把、把、把底摸，

干脆我先把、把、把酒喝。（喝酒介）

翠　香　（搶酒壺介）老爷，我先問您得啦。

县　官　嘜，这、这倒好。这、这还省点兒事，你問問吧。

翠　香　借女冲喜，借得借不得？

县　官　借女冲喜？（想介）嘜，从前也、也有人借、借过。老爷当、当、当、当兒子借女兒。（想介）也、也、也行吧。

〔翠香拿印走介，县官下位追介〕

县　官　哎，你、你、你拿老、老、老爷的印，干、干、干什么呀？

翠　香　我借您的印用一用。

县　官　那、那、那哪兒行啊？

翠　香　哦，借您的印不行，那么借人家的女兒倒行？

县　官　那么借、借、借不得？

翠　香　当然借不得呀！

县　官　对，不錯。你、你們誰、誰、誰借了誰、誰的女兒啦？

姚　祥　（指白員外）他借了我的女兒。

白員外　他欠我的銀子。

县　官　噢，他、他、他欠你的銀子，你就借、借、借他的女兒，这、这、这要是老爷欠他銀子，还不把老爷的官、官、官印借、借、借給他呀！快、快、快点

还他吧！

白員外　已經还了。

县　官　还了退堂。

赵克胜　唉，老爷，我还有官司哪。

县　官　你有什么官司呀

赵克胜　（指卞福）他霸占了我的老婆。

县　官　（問卞福）你为什么霸占他的老婆？

卞　福　他請我替他拜的堂。

县　官　有何为証哪？

卞　福　字据为証。（呈字据介）

〔县官近視地看字据〕

甲班头　老爷，拿倒啦。

县　官　（翻字据，指赵克胜）我是拿着給你、你、你、你看的。你看、看、看見了沒有？写了字兒啦，就得算数，不許再說啦。退堂！

白小姐　嗳，老爷，我有官司！

县　官　什、什么官司？

白小姐　我沒有姑爷。

县　官　胡說！沒有姑爷也、也、也找老爷呀？退堂！

赵　母
白夫人　老爷，老爷，我們还有官司！

县　官　（不耐煩介）还有官司？

白夫人　他用假女婿騙我的女兒。

赵　母　他用假媳妇騙我的兒子。

赵　母
白夫人　他是假的。

官　都、都、都是假的，那么誰、誰是真、真的呀？

翠　香

(唱)尊一声太爷容我禀，

細听翠香說原因

只为赵家把計定，

命卞福扮新郎、与白家冒言冲喜，暗中試探假和眞。

我家安人生一計，

借来了姚菊英扮做新人。

他二人早已把亲定，

只为欠債未曾成婚。

白赵二家弄巧計，

誰知弄假却成眞。

依我看，眞配眞来假配假，

富配富来貧配貧。

太爷当堂做媒証

这样的判断才算公平。

县　官　嗳，不、不、不錯，眞的配眞的，假的配假的，配、配、配的好！唉！那么誰、誰、誰是眞的，誰、誰、誰是假的哪？

翠　香　老爷，这对是眞的，这对是假的。

县　官　別、別、別忙。老爷得亲自、自、自看看。(下位介)

翠　香　老爷！(指赵克胜)他想娶她(指姚菊英)做老婆，您看般配不般配呀？

〔县官近视眼看姚菊英，点头；看赵克胜搖头介〕

县　官　不、不、不般配。

翠　香　老爷您再瞧瞧：她(指白小姐)非要跟他(指卞福)成亲，你瞧合适嗎？

县　官　（看卞福，点头；看白小姐，大惊介）嗯！更、更、更不般配啦！

翠　香　这不結啦！老爷，人都在这兒哪，眞想假，假想眞，眞眞假假，假假眞眞，老爷您得有个明断哪！

县　官　（恍悟介）哦，我这才明、明、明白啦。你們先、先、先别吵，听、听、听老爷的公、公、公断！

（念数板）

穷、穷配穷，有、有配有，

花配花，柳配柳，

牛郎織女会、会、会銀河，

瘸驴只好配、配、配破磨。

我說誰、誰、誰是要老婆的，抬起头来！

〔赵克胜、卞福抬头介〕

县　官　哦！你們俩是、是、是要老婆的？

赵克胜
卞　福　是。

县　官　那么誰、誰、誰是要老公的哪？把头抬、抬、抬起来！

〔白小姐、姚菊英抬头介〕

县　官　不錯，一，二，三，四，整整两对。有錢的？跪这、这、这边！

〔赵克胜、白小姐跪介〕

县　官　沒、沒、沒錢的，跪那边！

〔卞福、姚菊英跪介〕

县　官　好啦，就、就、就这么配啦。下、下、下堂！（归座喝酒入睡介）

甲班头
乙班头　要打官司，明天再来，老爷睡着啦。

〔县官打鼾声〕

〔卞福拉姚菊英笑介〕

卞　福
姚菊英　正是：只因貧穷受折磨，今日方成美姻緣。（笑下）

白員外
白夫人　老爷，他們弄个假新郎官騙了我的女兒
姑娘啦。

赵　母　老爷，他們借了别人的女兒，到我們家冲喜，他們騙了我的孩子啦。

赵克胜　我可不要这丑八怪！

白小姐　老爷，我可不要这猪八戒！

白員外
白夫人
白小姐
赵克胜
赵　母　老爷做主哇！

〔县官鼾声如雷〕

甲班头
乙班头　我們老爷一睡就叫不醒，要打官司，明天来吧。

〔众互看，赵克胜、白小姐仍吵，赵母、白夫人制止介，無奈地〕

白夫人　这都是你們，弄的經官动府的。

赵　母　你們要不插圈弄套哪！

白員外　唉！你們也不必爭吵了。依我看来，我兩家倒也門当戶对，莫若就做了亲吧。

〔赵母、白夫人、赵克胜、白小姐無奈地点头应允介〕

赵　母
白夫人
赵克胜
白小姐　唉！帮人成就美婚配，騙人反把自己寃！

〔白員外、赵母、白夫人、無精打彩地下〕

翠　香　姚伯伯，您看这件事兒办的好不好？

姚　祥　（笑介）若不亏你，他二人焉能成亲？哈哈哈……有劳你了！咱們也回去吧！正是：

翠　香　且喜随了我心願。(下)

姚　辭　多謝翠香来周全。

〔姚辭、翠香下〕

〔赵克胜、白小姐互看，大惊，大喊，县官不醒，無奈，又偷看，又各看自己，想，逐渐地覺得只好如此〕

赵克胜　你怎么这長像兒啊？

白小姐　喲，你也不照照鏡子？您那副登容！

赵克胜　唉！得啦，人也走啦，老爷也睡着啦，干脆，咱們倆湊合得啦。

白小姐　我眞倒霉！

赵克胜　唉，我也不走运哪！(細声)娘子！

白小姐　官人！

赵克胜　来呀！

白小姐　你也别嫌我！

赵克胜　我也别嫌你　(丑态的拉白小姐下)

甲班头　头兒，老爷睡着啦，人也走啦。

乙班头　叫老爷吧！

〔甲、乙二班头叫县官，叫不醒介〕

乙班头　叫不醒怎么办哪！

〔甲班头很熟悉地做手势如抬轎状，四衙役抬县官连椅搶下〕

甲班头
乙班头　退堂嘍！

〔同下〕



統一書号：10071·354

定　　价：(7) 0.41元